玉堂薈記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玉蕊堂記

楊士聰撰

本館叢書集成初編所選
借月山房彙鈔澤古齋重
鈔皆收有此書借月在先
故據以排印

玉堂薈記提要

玉堂薈記一卷

國朝楊士聰撰。士聰字朝徹。號鳧岫。濟寧人。前明崇禎辛未進士。官翰林院檢討。入國朝官至諭德。是書成於崇禎癸未之十二月。距明之亡。僅百餘日。自序謂古來正史所闕。或得之雜錄漫記。以補其所不足。亦識其小者之意也。自余叨史局。不廢記存。且積有年歲。壬午再入春明。感興時事。乃取舊所編輯。更加撰次。不拘年月。惟有慨於中則書之。彙爲一帙。凡十餘年來。世局朝政物態人情。約略粗載於此。而戲笑不經之事。亦往往而在。今觀其書。於當日周延儒薛國觀、温體仁、王應熊、諸人門戶傾軋之由。政刑顛倒之故。頗能道其委曲。多正史之所未及。然士聰爲延儒門生。筆墨之間。頗爲回護。而於黃道周、倪元璐、皆有不滿之意。至謂道周不坐宦官之房。不以通家名刺與宦官。皆爲太過。其記張溥試詩。亦詆諆已甚。皆不免於恩怨之詞。又孔有德之變。乃新城王氏所激。毛霧平叛記言之最詳。而以爲由於誅袁崇煥。失遼人之心。殊非實錄。至於鄙諺穢語。皆備載之。尤爲猥雜。又非歸田錄諸書偶記俳諧之例矣。是書自序稱一帙。而書首題卷一字。則當有二卷。中間癸未九月經筵以下。舊本別爲一頁。與前不屬。疑爲下卷之首。傳寫佚其標題也。

玉堂薈記序

春秋之作也。定哀則微。豈非以身際兩朝當世之故。有不敢盡言者乎。若夫數世而上。其人往矣。其事往矣。可惟吾所論列而無他顧忌。固也。然非耳聞而目見之也。或傳之故老。或披諸載籍。使非身當其世者。有所遺留。又安所得據以盡言也。故揚雄把三寸柔翰。遇有所得。歸而以鉛摘次之於槧。獨方言一事然乎哉。我朝詞林之設。名爲史官。而每易一代。乃修實錄。其簪筆螭頭。僅存故事。於當世之故。闕如也。官則設而職則廢。何歟。今上御極之初。命史官記注。迨後召對漸用喜怒。恐不可以示後。而記注廢矣。嚮者日講六員。專司起居。一切詔諭傳宣。月有其籍。近因一二執政間奉密諭。不欲聞之於外。而起居廢矣。雖然。未盡廢也。端木氏不云乎。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古來正史所闕。或得之雜錄漫紀以補其所不足。亦識其小者之意也。自余叨史局。不廢記存。且積有年歲矣。壬午再入春明。感興時事。甚懼此道之淪喪也。乃取舊所編輯。更加撰次。不拘年月。惟有慨於中。則書之。彙爲一帙。凡十餘年來。世局朝政物態人情。約略粗載於此。而戲笑不經之事。亦往往而在。命曰薈記。明其雜亂無統。未足比於作者之林也。然撫實而不敢爲誣。余亦竊自信焉。或歟歙余曰。此昧乎定哀則微之義者也。余固所不辭矣。

崇禎癸未嘉平之吉。滄水楊士聰題於魯館之問月樓。

玉堂薈記卷上

明　荷水楊士聰　部徵撰

濫泛也。江出岷山。其源可以濫觴。言水淺僅可浮觴耳。見孔子家語。本言開端託始。非言末流。近有語文多誤用爲末流。或若酒醉潦倒者然。殊爲可笑。戊寅冬。乃見之票擬。曰驛遞濫觴已極。末學遵流。鮮或有之。不合咎及開端。且云已極。何也。夫省中不可有伏獵侍郎。閣中豈可有濫觴學士乎。

文湛持爲講官。爲日不多。而能致主上之聽。一日講次。上方加足於榻。遇講中有云。爲人上者。可不敬哉。文鄭重言之。上爲悚然下足。肅容以聽。使其久在講筵。何事不可得之於上。此等講書。方爲有益。

文之入閣。出自特簡。烏程雖素與不合。弗能間也。乙亥册封差旋升少詹。文既久次。又老憊不能乘馬。屢托人以三品爲請。烏程固靳之。指己坐曰。不久此處亦須他到。何論三品。文甚不樂。多稱病注籍。七月召對。試票擬。文正在杜門。乃御劄與試七人。而文在其中。七人者。陳子壯、蔡弈琛、俱烏程所薦。乃吏部具履歷以進。竟不用陳蔡而用文也。

文湛持性踈直。不類蘇人。入閣後。余止再晤。每談無所不及。凡票擬及上意如何。傾吐惟恐不盡。故人情翕然。余獨私語人曰。文決非久於位者。古人不對溫室樹者謂何。未幾而烏程用許霞城事逐之矣。

許霞城譽卿家居已久。與之京堂非過。科道中碌碌無奇而取京堂者甚多。豈必盡勝許也。資俸兼論之

說。特德州與烏程算定以難之者耳。難許卽所以難文也。文自恃特簡。於溫無所依倚。但公事齟齬可也。甫入政府。豈宜樹私。其與烏程論鄭鄤者曰。晚生已叨冒至此。豈宜但復庶常。烏程對言。從容再議。會許忽欲轉南。又欲轉北。而德州疏上矣。文猶不察而謬爭之。蓋事事在烏程籠絡中。如何展脫得乎。

何香山在閣中二年。烏程亦頗相安。至是併逐之。何與文辭朝之日。卽溫開籍見朝之日。閣吏爲溫投報單稟溫云。來日二位辭朝。恐不便相見。溫曰。不妨。至次早行禮畢。何與文拜溫。溫亦還拜一揖。一茶之外。彼此不交一言。眞所謂一鵰挾兩兎者非耶。

黎左嚴元寬爲浙中督學。烏程長子儼干之而不盡從。亦非能盡拒之也。黎實不能盡愜浙中人情。其爲部科磨勘非盡烏程意也。黎遂將儼書刻揭與烏程作對。乃烏程自辨。儼爲秀才。侃爲童生。豈有秀才童生而敢干督學者乎。不知秀才童生。乃官生公子也。其目中豈有督學。溫之籍口未可以欺人也。

乙亥六月大旱祈禱。烏程宿朝房數日未歸寓。次子侃與惡少年游狹斜。爲言官所糾。事頗猥褻。宜自引咎。乃嘵嘵置辯。且云侃不幸而爲臣子。衞編修允文笑語余曰。烏程襲王荊石語。誤矣。彼時王緱山中解元。宜云不幸而爲臣子。阻其上進之路。今云不幸而爲臣子。無乃阻其花酒之興也耶。今昔之相遙至此。烏程之結主知。亦非偶然。甲戌春長山相君歿於戍所。同鄉總憲張華東等相約於朝房候烏程。求代題給勘合歸里。烏程不肯曰。此事如何使得。衆等各無辭而退。烏程入閣。卽日具揭至次日而准給勘合之旨下矣。

王坤之疏及宜興烏程實陰使之將以傾宜興而爲首輔也自王東里召對後坤又有一疏二十餘款皆有事蹟上恐疏下又起爭辨乃留中不下而陳金鉉贊化之疏上矣於是卽羲皇上人一語窮究不已以至宜興罷去實則用王坤之言也陳爲刑科都給事中適范木漸淑泰疏言獄囚淹滯有旨責刑科回奏陳疏既上傳聞票擬降三級調外陳遂疏糾宜興甫上而回奏旨下並無降調之說陳深悔之已無及矣初王東里召對時上語宜興曰卿昨辨王坤疏日後錄入史書甚是好看宜興默然無辭以對或云宜興對曰閣疏原不發抄此可以支吾否乎上意有在直因事而發耳每見宜興語相知曰有我在不妨此任事之言亦召禍之言也宜其及矣

殿試分卷在受卷官其實中書掌房者主張居多讀卷多人每人分不及三十卷若授意中書以書字不工之卷聚於一處而以注意之卷入其中不拘分到何人自是第一但得第一則一二三名惟首輔之所賓他人不敢問矣然是科江西陳泰來因夢狀元而改今名如舒芬劉國縉者則又前定之數也

辛未館選後言宜興者有曰何地不生才而鼎甲三人及會元館元必出於蘇松常淮四府以淮與江南並稱四府此何以服宜興之心乃不辨此而辨館元曰至於選館首名亦別無優異末名亦別無差殊安所得館元而稱之夫館元豈無此可以服言者之心否耶但館元雖有實無關係從來亦無以此自標者甲戌曾就義刻樹牌扁稱館元及第則又咄咄怪事矣

辛未館選他未遑論但以南直言之額取三人江南二人江北一人此成例也江北已擬張一如矣但以

吳館元馬張二人皆名士不可去遂奪一如而並與之此謂之無私可乎張溥卷有塗注字卷完時政府極爲懊恨翌日竟以進呈上既不駁言者亦未之及幸矣

烏程當宜與在位已自用事宜與不敢較蓋戊戌至癸丑十五年前輩也故辛未館選烏程亦得主持北直吳愼旂烏程祭酒時監元也鄞縣沈憲申四明相君之姪孫而四明卽烏程房師也又江右本擬朱徽宜與鄉會門生也豐城唐館師在內閱卷力薦羅小逕宜與以爲年老唐忿然曰場中尙欲作會元而今庶吉士反作不得宜與不得已乃以與羅其餘他省多有類此者若非限數限省不知攘臂交口作何光景

鄭方水館師入閣偶票一疏內有何況二字誤以爲人名也票云何況着撫按提問上駁改乃悟繇是有館員須歷推知之諭輕變成法大啓營競此亦治亂之一大關也方水師極其博學歷三十年詞林雖無他謀畫而居心平恕未必非對症之藥乃以一時之誤爲主上所輕未幾遂卒於任良可惜也

方水師刻有詩集每首自注律詩一首注有十餘行者爲絕句云萬歷年間老庶常光宗己未復登堂蓋己未辛未兩教習也按己未乃萬歷四十七年明年庚申神宗賓天光宗卽位以明年辛酉爲泰昌元年九月又賓天乃以八月爲泰昌元年豈己未屬光宗乎大都年邁不及詳確處有之大段亦無甚錯若韓城之濫觴大貽嗤笑而上殊未覺也

庶常常字章奏中有改爲恒者頗因諱由之謬天啓年間魏璫用事因知縣給由借題以處江西巡撫遂

一切改之。迨後又改舉人朱由櫻爲田櫻。此益府宗室也。宗室可改。是爲蔑賜名矣。且宗室以由名者。何止數百。果盡改之。則高皇二十字何以設。爲改由字已謬。而無識者。併及常字。果爾。則高、瞻、祁、見、祐、厚、載、翊何字不當諱。至高皇帝之元字。尤當諱也。何獘不聞諱。而獨諱常由二字乎。戊寅講筵。講由也可使從政一節。講官讀由爲笭繇之繇。上諭以不必因傳諭閣中。見在九廟單諱下一字。其祧廟惟二字相連。乃諱則燄基等字亦不諱也。此諭未經通頒。乃謬諱如故矣。我朝諱字原甚踈闊。英廟諱鎮。而邊鎮之鎮。三百年未嘗改也。即武廟之照字。書本從火。未嘗諱四點者。故自世廟至熹廟百餘年。照字如故。而今乃追諱爲炤。甚無謂也。

昊天上帝。人主所尊敬。但從來無高攐之例。即祖宗等字。不過與皇上並攐。今上謂與祖宗並列。意有未安。令章奏遇祖宗字。各加高一字。誠哉尊祖敬宗之意。至天與上帝。至尊無名。安用高攐。意欲尊之而反下同於人類。適所以褻之也。

孝純皇后。上生母也。崩時在神廟中間。未嘗傳寫御容。辛巳。忽傳上意。於新樂侯家求子姪似孝純者一人。據以傳寫。乃以新樂侯弟某貌肖酷肖。遂寫成大軸。繇大明門迎入。此何禮也。無論男女。年歲之殊。未必盡與相符。即甚似矣。果可認爲眞否。上意又嫌於獨厚生母。又別爲先帝御容。及令博平侯家。亦求一人似孝元皇后者。一併傳寫迎入。夫孝純御容。偶得於新樂之子弟。既已奇矣。乃孝元亦依倣爲之。豈倪天之姿。定有一親屬宛肖。以待夫後來之傳寫乎。不知先帝御容。又以何人爲的據也。此等典禮。決當諫

止。而竟無一人言者。

進御容之日。上出甚早。百官多未到者。時德州已入閣矣。亦未到。乃上揭參班役及裁縫。參班役、以其赴寓遲也。參裁縫、以其綴繫不堅。臨期而落也。此等舉動。書之史册。可發大噱。大臣凡事當自引咎。不可諉罪於人。況諉之下役乎。雖微事。可以卜相業。

德州掌銓。凡德州人不令來選。來選者輒得劣地。歸德知府楊本鍼。操守治行俱無議。大計忽以浮躁處。河南山東人俱不知所從來。久之。乃知一鄉紳府佐有一揭在德州處。止以本鍼爲同鄉。不得不處。夫官評不憑撫按而憑劣紳之仇揭。冢宰之執法安在也。卽以同鄉示公。詎足述乎。

德州內附烏程。步趨不爽。於同鄉中獨厚宋鳴梧父子。跡其所爲。又未嘗不縱不狗也。夫內植黨援。而無關輕重之人。苛求以示公。此輩心事。眞不可令人見也。

張瑤、號海湄。開封府推官。才品亦卓然。第負氣不屑爲人下。辛未考選至京。例見同鄉諸貴。時高硜齋爲僉憲。宋氏父子在垣中。其門役有所需索。亦事理之常。張自負吾同鄉也。不惟不與。更怒詈之。高與宋俱不悅。及考選之日。以宋九青玫爲吏科。而黜張爲同知。其實兩人治行。不甚相遠。一旦抑揚太過。不平之鳴。所自來矣。豈獨張之過哉。高宋諸人與有責焉。

張指宋爲倩人代書。往日神廟中多有此事。蓋官評久定。借考試以結局。其倩人代書。皆驕貴之態。非不能書而假手於人也。宋或有此事。亦未可知。張上疏後。宋自辨寸心不死。兩腕猶存云云。上竟令覆試。與

前卷無異。或云。宋之原卷。非己書者。已潛易之矣。宋覆試疏。得旨如故。張繇是降河州判官。孔有德陷登州。張被殺。贈太僕寺少卿。

張疏論鳴梧云。青瑣非世及之官。既以私其子。又以私其猶子。宋辨云。年家兄弟相呼。乃仕途之常。而必加人以不可受之名。余窺鳴梧刺書宗伯。玫刺書宗姪。俱不著姓。似非年家通套。

二宋在垣中。雖稱兄弟。後各遇艱。在京同時者不多日之普本以館資在前。丙子以父艱回。至戊寅服未闋而玫轉都垣之普聞之不樂。遂成嫌隙。後入京。玫轉大理少卿。之普歷都垣。僅升僕少。益不樂。玫旋升太常。之普即升副憲。以傲之。玫未幾升刑部侍郎。之普乃升戶部侍郎。以班更在上傲之。互相爭長。余壬午入京。二人俱處分去。識者告余。謂其稡氣。

任者泰沂州人。鳴梧之兒女姻家。辛未爲余同年。而其人老矣。又太長厚。第後在東城一錦衣家。踰年來選。復館其家。余語以宜過西城寓。選有地方。便於縉紳接見。任竟因循不果。後選得雄縣令。謁之普。用拜帖。又不跪之。普大不然之。到任未久。嗾巡鹽御史劾之。降調。復陞令屯留。卒於任。余時奉差。及旋京。問之普。何不爲令親地之普云。甚以爲媿。當日曾言之主者。主者云。吾劾疏須一甲科。若別有一甲科相易。乃可舍之。因向余嗫嚅云。卻教小弟何處尋此甲科。余知其支辭。微笑而去。

丁丑九月。車駕閱城。總督京營戎國朱純臣。及協理陸完學。以營兵屯劄宣武門外。上臨視。大加稱奬。於西南城樓召二人。各賜以酒三杯。杯用金椀。便以椀賜之。至是而培城議決。培城者。以南城太薄。培如內

城殊不思南面有城尙嫌其薄東西北三面無城何以不論眞無益於勝敗之算也初出閱城余知必且培城蓋前此議之久矣培城未已又濬大隍於五里之外壞百姓冢墓以千萬計工竟未成而止又以外城無羊馬牆諸內璫認助築此計甎萬萬力不能辦乃以土築之塗以石灰牆既濕隍霖雨時作不旋踵而圮歸隍中矣王者守在四夷況三百年來之京師金湯鞏固豈待後人之增加耶戊寅四月六月八月皆有火藥之變而四月爲甚石板平起空中人家醬甕或移眞屋脊而醬不傾騎驢過者人驢俱在空中驢腹腸潰破而人徐墮地無恙似有物憑之者也八月正值太學丁祭陳井研爲祭酒黎明祭畢飛甎及陳之肩而未傷三次余皆在寓所有聲自遠而至地如簸揚繇門牖殷殷而過說者謂火藥至精則能自焚年來礮作極細寘少許於掌中焚盡而膚不傷精之至也是時內操方盛無歲不變而戊寅爲甚迨後辛巳罷內操年餘而火變亦絕得非以類而相召歟

四月之變火藥飛至西山其下如雨須臾地上厚寸餘也監督主事劉某飛石傷足甚重是日約御史宋學朱同往偶有他故未往得免余見宋賀曰年兄必有殊福宋尋出按山東明年正月二日濟南城陷死焉死生信有地也

遵化知縣秦世英已未進士忽調蓬萊蓋以遵化經己巳之警不爲善地登州僻處一隅可自固也未幾孔有德發難吳橋旋破登州世英死焉朱之裔京師人爲青州道僉事戊寅冬有進表差以青州空虛移家寄濟南城破之後母妻妹皆死於井而青州故無恙也之裔後改名之焉以此見禍福之來非人所得

而趨避矣。

中貴有玉犀帶。而無金銀花素之制。其玉犀亦非品級所宜得也。祖制極於四品。安有玉犀。但因貴幸而嘗之。雖玉犀非玉犀也。累朝相沿。已爲定制。今上辛巳。創爲定品。乃自花金以至光銀等帶。皆有之。又爲定補服。斗牛飛魚而下。以各色異獸分品。或云。御製有歌。未之聞也。是眞以爲官矣。每朝時。牽馬一人。繫光金帶。馬杌一人。繫光銀帶。余謂寧可濫用玉犀。未可濫用金銀。此預政之漸。識者懼焉。

自宜興師再入。上不信中官。禁朝官與中官往來。曩日兩闕及承天門、端門、憩足之地。皆不得入。於體甚正。其實結交近侍。不在此也。此等中官。有何可結。終年往還。居停不過一餐。饋送不過一金。彼密通奧援。在不見不聞之中。有以千百計者。孰從而致詰乎。

黃石齋朝參不坐中官房。閒有用帖處。不用通家字。自持甚嚴。余不盡然之。竊謂坐亦無妨。通家字亦無妨也。人貴自立耳。此等處有何干涉。嘗見一中官。安坐時再三稱不敢。又云通家侍生不敢。令人失笑。謂此輩足與較乎。何其不廣也。余自壬午再入。遂禁往來。亦省卻許多周旋。恨石齋不在此。不知如何快愜。

丙子變將出。以張元佐爲侍郎。撫治昌平。三日尚未行。同時所遣提督天壽中瑄。卽日北行。上謂閣臣曰。內臣卽日已行。而朝臣三日尚未動身。何怪朕之用內臣耶。閣臣默然。此年昌平城陷。乃內臣強巡關御史王肇坤開門納假兵而起內應者。閣臣何不舉以爲辭。豈其韙於天威而未敢耶。

張森憲之總理戶工二部。所司不過稽核。非有出納之寄也。且初時尚坐部堂。迨自立署。絕不至部。朝覲

各官卽有錢糧相關。遣吏投册可矣。乃相率而詣之。行見部禮。至於考選各官。以功名所係。趨之尤急。拜伏堂下。了不知恥。異日翺翔言路。責其風節。不亦難乎。況欲取館員於此中。爲異日輔弼之用。如何使得。中堂體統。不爲不尊。卽吏部尚書至閣相見。必候門吏跪稟稱某官見。然後得入。中堂出閣。至花臺相揖立語而退。無入閣就坐之禮。至於總兵及兩司會敕。俱報門行跪禮。王弇州云。兩司於中堂無跪禮。豈未之親見耶。夫閣體隆重乃爾。何事不可爲。乃居其位者。動以本朝不設宰相爲言。及至恣睢行私。則又莫敢誰何。是居事權之實。而隱其名也。彼遇事推諉及竊弄威福者。亦復何怪。

掌房中書。其勢不得不通內府。閣中諸事。皆與文書房相關。一刻不通。則內外懸隔。政多齟齬。然以濟事則可。以行私則不可。是亦存乎其人耳。其人果端。卽以此輩通之。不害其爲公忠。如峻其界限。嚴示屏絕。一事也不能作。

翰林講讀而下。至閣外。報門而入。中庭而揖。儼然屬禮。舊例。管誥敕則官雖講讀而下。不報門。先入揖畢。過東。各官方報門入揖。然誥敕止六員率先儘宮坊。不能及講讀而下。己卯衙門人少。王炳蔡邵、韓芹城四維、俱以史官管誥敕。不知果如儀否。但史官執屬禮。未爲過也。新中堂謝恩尚未到任。與史官何與。乃相率詣精微科揖。此一事甚無謂。所當改正者也。

宮坊入閣內平揖送出。自尚書以下皆同。但送出相讓。有過屏不過屏之異。然出閣時。中堂讓尚書先行。侍郎不讓。蓋從來中堂皆尚書銜。故不讓侍郎耳。今以侍郎入閣者儘多。而不讓侍郎。可乎。舊例。六品宮

坊列銜在講讀後。自萬歷己卯改列於前。蓋中堂以宮坊非屬。自以意改之。非舊制也。舊制。衙門自學士而下。俱有其官。講讀學士五品。光學士五品而作四品。張江陵、王太倉、俱以庶子升學士。卽升正詹侍郎。不歷少詹也。壬戌諸公三年尙轉講讀。乙丑以後。幷講讀不轉。止以久次。得爲宮坊至辛未。乃並贊善而無之。衙門官自學士而下。止爲兼官。並不正授。其故何也。

古學士有朱衣吏雙引單引之制。今代無之。惟講讀以上。例用紅鞍籠。司業講讀單引。贊善以上雙引。是亦古學士遺制也。

錦衣官屬太濫。至千有餘人。其旗尉效有年勞者。皆得補官。層累而上。而最冒濫者爲東廠理刑。夤緣徑熟。卽一赤棍。不數年位至極品。如喬可用者是已。其例不繇南北二司者。雖官都督。不得稱堂上官。卽北司較南司爲重。然惟富者得之。其選可知。如可用亦繇司轉而稱堂上官者也。爲吳昌時居停。以此革職提問。余謂此帶刀宿衞之選。宜稍鄭重之。非世蔭勳戚。不得推堂上官。其出身旗尉者。雖有年勞。止許帶俸庶幾其少瘳乎。

錦衣惟世廟最重。至神廟末年。北司生草無一繫詔獄者。至天啓年間。又太重矣。今上錦衣雖無大恣睢。而詔獄接踵。雖欲輕之而不可得也。

戚畹皆于堂上列銜。而不與衞事。亦不至衞到任。勳衞亦然。惟皇太子侍衞。乃用戚臣。何不斟酌此意。掌印辦事間及勳戚。惟其人之可用與否。無俾例拘。蓋神廟時亦嘗用戚國之弟矣。不猶愈于市棍乎。

錦衣治獄。雖與刑部不同。然亦伺上意旨所在而加輕重也。如王世盛鞫問巴縣家人。竟至忤旨。非持正也。上一面温慰勉留。一面嚴鞫家人。安知上意所在。至熊魚山開元下詔獄。獄中具款纍纍。錦衣匿不以聞。則以相君之寵未衰也。嚴刑之下。蒙蔽反甚於刑部。徒使怨歸於上耳。

章格非正宸參巴縣。下刑部。次日王炳藜偶晤巴縣云。成就老先生作文潞公矣。巴縣艴然不悅曰。這箇皇上如何作得潞公。退而具疏。滿紙不平之氣。無一字申救。夫潞公所事。非庸主也。以上爲過於仁宗乎。以上爲不及仁宗乎。諉過於君。以洩私忿。甚非大臣之體。

巴縣在閣中二年。糾者甚多。而不能動搖。至鳳陽失事。糾者益多。以楊崑岑爲巴縣座師也。楊之死。比失陷城堡律。亦未確。其實受巴縣之累。而巴縣佐政如故。是年冬。陵工肇興。閣中隨例捐助。范木漸署工科。乃出疏駁正。言陵寢失事。實繇崑岑。崑岑撤防原因巴縣。使巴縣不擬此旨。何至失事。在他人可捐助。在巴縣不宜捐助也。巴縣素稱利口。到此亦失所措。乃上揭引咎。而上亦遂允其去。范曾以王維章事參巴縣。至是踰年也。

楊崑岑名一鵬。爲蜀中司李時。曾遇一異僧。至甲戌爲淮撫。已經二十餘年。忽遣人送書。則四絕句也。皆歸隱之意。未幾禍及。楊死數日。主稿郎中紀克家在署。白晝見楊入。遂仆地。舁歸。未三日而卒。其精爽可畏如此。于忠肅不至是也。紀引盜陵樹律。雖無共盜之情云云。宜乎楊之見形也。

皇陵失事。地方官當任其咎。然撫按官非專責。豈得與內璫同罪。竊謂此案。以內璫楊澤當失陷城堡律。

而撫按量從遞減。庶得其平。乃言者以事屬重大。將借此以去二輔。遂嘵嘵於溫之親。（指吳振纓。）王之座師各加力攻。此意何能揜主上之知。宜乎楊辟吳戍而二輔仍如故也。乙亥春。成德爲滋陽令。庶子倪鴻寶元璐上制實制虛疏。與少宰張捷爭辨。又皇陵失事。言者紛紛。二月余過滋陽。成示余刻成章疏。並問通政司上疏事宜。實有建言之意。其後偶處府廳。一二積役。任事太過。府廳忌之。遂言於巡按御史禹好善而劾之。又恐不坐貪酷。或拏他不到。故造列多款。然而在任清操。不可泯也。成既被提入京。欲伸前志。每爲范木漸所阻。迨范以艱去。而成遂奏揭紛出。小題大作矣。

成事上亦疑之。遣人至滋陽訪之百姓。言屈者十人而九。已有昭雪之意。而成在獄中。搆訐不已。又遣母各處投揭。至隨烏程之輿。詬詈至朝門。烏程具揭。上乃命於長安門。杖之六十。繇是不待追贓而以發戍結局。蓋烏程亦畏之也。

己巳之變。自嘉靖庚戌而後。僅再見焉。但士馬物力。仍足相當。袁督師初至一戰。人心始定。迨後鈐制諸將。不爲無見。而袁爲人踈直。於大璫少所結好。毀言日至。竟罹極刑。厥後滿桂總督一戰而敗。安見鈐制諸將爲非宜哉。乃京城小民。亦羣然以爲奸臣賣國。此等事。人多不敢言之。

袁既被執。遼兵東潰數多。皆言以督師之忠。尚不能自免。我輩在此何爲。蓋袁在遼左。最得將士之心。故致如此。上乃出諭。謂暫令解任聽勘。而先入之言深。卒無轉圜之意。其後再踰年而有孔有德之亂。得非傷遼人之心而然歟。封疆之事。自此不可問矣。

毛文龍之死。何所關於成敗之數。自袁敗而議者欲以爲辭。於是連及大學士錢機山龍錫。逮入獄。論死。初。華亭陳繼儒曾贊成誅毛帥之議。錢既論死。其家子弟日至陳家加詬詈也。辛未大旱。上禱死罪六臣。錢山與焉。使其當近日韓城宜興之間。豈復有餘生哉。乃知人主用法以漸而手滑也。昔人之言曰。恐他日吾輩亦不免。此言眞可惕然思已。

蘇有功。毛文龍營中副總兵。原名毛有功。文龍死。東降。後被擒解京。在檻車中飲酒放歌。旁若無人。及被旨處死。而其夜自演象所逃矣。究其故。乃解役於途中。每夜放出說書。至是亦然。遂忘收禁而逃也。解役抵罪。五城及東司房出示懸賞。杳然無蹤。三月後。乃於邊外得之。解京正法。臨刑猶丐酒不已。亦奇事也。

余孝廉時見假孝廉二人。一張致樞。一楊震寓。皆曾相與。致樞假富順湘潭二籍。辛未揀選。爲一富順孝廉所發。乃一書辦姓任。因致樞卒於京。娶得其妾。據所遺監引而假之。震寓不知所假何人。曾仕濟寧半年。後居儀眞。與揚州孝廉結社。遂從儀眞起文會試。選得鄖縣令。爲僕役分銀不均而事發。二人俱大辟。楊尤久假至十六七年。天下事何所不有。

癸酉秋決之日。上素服。在建極殿與中堂諸人相商。極其虛懷。而烏程無所平反。大負主上哀矜無已之意也。內一人徐兆麒。遼東人。曾以孝廉署濟寧學官。甚少年。爲陝西華亭令。到任僅七日。而城陷於賊。此不當在矜疑之列乎。上於此頗費躊躇。而烏程初無一言。立視其死。乃知年來操切之政。多成於下。不盡成於上也。

楊武陵之柄用。實借徑於田貴妃。是時與中宮不相得。上亦久不見中宮。故武陵因星變上疏。陰含譏刺。未幾而武陵入閣矣。後有悼靈王一事。楊在楚中督師。疏請持誦華嚴。相隔僅旬月耳。異哉。桴鼓之相應也。

薛韓城之用。烏程陰薦之。故以僉憲驟登政府。至其敗。則未有知其繇者。上嘗與韓城言及財用匱乏。韓城對以外則鄉紳。內則戚畹。在鄉紳者。臣等任之。在戚畹者。非出自獨斷不可。因以李武清爲言。遂傳密旨。借四十萬金。冉萬二駙馬各一萬。而周田等近親不與焉。此旨間有抄傳。復嚴禁之。李氏殊不在意。而督之日急。武清死。復及其子國安。提家人追比。久之。國安亦死。而追比未已。周嘉定乃其兒女親也。上疏爲言。又奉嚴旨。於是李氏盡鬻所有。其房無人售。則拆毀賣之。內閣中書楊餘洪、周國興者。亦李氏親也。教李氏云。有形之產既盡。卽不上納。將如之何。久之。韓城偵知其故。密以聞上。因年終舉劾兩房官。（舊無此例。始自張淵川。）遂劾二人閒住。有旨各廷杖六十。二人老矣。卽日死。翌日。韓城夜歸。下輿見楊周二人在門內。忽失所在。韓城懼而計無所出。是時戚畹人人自危。後因皇五子病亟。遂造爲九蓮菩薩下降之言。九蓮菩薩者。孝定皇后夢中授經者也。覺而一字不遺。因錄入佛大藏中。旋作慈壽寺。其後建九蓮閣。內塑菩薩像。跨一鳳而九首。乃孝定以夢中所見語塑工而爲之。寺僧相傳。菩薩爲孝定前身。其來久矣。至是言皇五子見菩薩來。甚怪上之薄情。不念先世親屬云云。又言。如不從此改過。將來殤折不止一人。還都要喚去。大都上未嘗至皇五子病所。皆諸人撰造節次。遣人傳報。上大懼。於是傳諭停止追比。復武清侯爵。而

皇五子薨。乃心念此事。皆繇韓城發端。欲誅韓城以謝孝定在天之靈。會垣中袁忍西疏糾韓城。遂有成何糾章之旨。而翌日列款以進矣。袁疏皆一時掇拾。其於韓城毒惡。百未罄一。乃上意先定。於是楊馬二長班下獄。鍛鍊成案。遂令御史郝晉勒令自盡。韓城將死。曰。吳昌時殺我。其實韓城之死。始末如此。非盡昌時之力也。

韓城初罷。上令人潛伺。有何人先至其寓。中書王陛彥往焉。遂執赴詔獄。陛彥孝廉。試中書。撰文者從無掌房之例。庚辰閣後。與梁維樞俱轉尚寶丞。或欲依附韓城以就功名。但轉未數月。亦無甚事也。其招辭皆憑空結搆爲之。陛彥、松江人。吳昌時之甥也。赴市時語人曰。此家母舅爲之。我若有言。便得罪於名教矣。陛彥死後。乃見夢於其妻曰。汝二年後看小報應。三年後看大報應。至癸未。昌時死西市。所謂小報應也。未知所謂大報應者何也。

韓城之死。止坐贓九千兩。將何以處夫嚴分宜也。韓城之陰賊險狠。死有餘辜。但不正名其罪。而以懸坐之贓殺之。何以服人。刑政之不平。無甚於此者矣。余非爲韓城訟冤也。未幾而有宜興之事。分明殺得手滑。後來何所底止。

上召雷演祚方拱乾。此宜興得罪之始也。迨吳昌時廷鞫後。始令催來候旨。明乎罪因昌時。故諸臣言昌時么麼小吏。上曰。昌時是么麼。難道周某也是么麼。厥後刑部擬罪。舍昌時而專言封疆。明係逢迎上意而致之死。夫封疆則有之矣。豈宜與一人之罪。且視師不過末一段事。始終封疆者。自有其人。與宜興何

與及至旨出則又不言封疆而言機械機械者罷內操撤廠衛皆機械也此內璫所日夜文致於上前者至此亦不覺流出筆端矣

壬午余入京正值枚卜譴怒之時廠衛因此而復當召對時宜興不在朝次日始入此中情事宜興豈不知何至一味逢迎作此等處分況以此復設廠衛上之疑自此始矣此時正言讜論爭之不得而去何等光明何至成禍乃苟且委曲而擬聖諭行之余初疑諭自內出至閣取原稿覽之乃閣中所撰也至廠衛既罷復設亦絕無一言至冬底乃借廷杖衛鞫以快私忿何歟易曰知幾其神乎其孰能與於此

宜興進言亦甚有法如黃石齋一事本因上問撼山易撼岳家軍難何以能至此宜興奏曰飛在當時固是忠勇然亦未必盡如所云但因秦檜讒搆飛遂不得其死後世憐之所以說得飛更好就是古今所無即如黃道周皇上罪之甚當但此人素有浮名亦只是作得時文好故一時文士多稱其美今在瘴癘之鄉一旦不保則後世亦止知憐他就與岳飛相類上微笑而不言蔣晉江因曰道周在獄踰年只是讀書及感戴聖恩曾手書孝經百卷各有題跋此人大要還在忠孝一邊還望皇上赦他上曰既是卿這等說豈止赦他就是用他也不難翌日降御劄云永戍黃道周罪無可逭今特赦免前罪著以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以見朕重學惜才赦過宥罪之意

壬申畢司農之入獄也救者多人單疏合疏共四十餘而未有允意最後吳和受甘來疏曰自嚴之罪豈獨在蒙狗哉歷歷多年不能保其終罪一也自嚴不能保其終遂致皇上不能全其恩罪二也望八之年

俞匐入獄。萬一瘐死獄中。使人疑皇上之薄待老臣。罪三也。疏上翌日。遂令寓所候議。是上未嘗不受言也。存此二條。以爲諫法。

宜興師再入。卽欲起張鳳翔。蓋其人素冒東林之名也。久之。上意未用。至壬午冬。乃召入。問以諸臣舉爾知兵。其具以對。鳳翔如不聞者。但言水陸艱阻之狀。上不悅。令部議。及疏上。有黔技已窮等語。痛罵一篇。宜興乃票駁一旨。意若深求而實指以破故。於是削去前疏。單言耳瘡矣。鳳翔告余曰。不意宜興如此之妙。坐此留用。補兵部侍郎。又前此六月省獄。改其子幼安死罪爲遣戍。其受恩深重至此。

上卽位以來。命相三四十人。其中非無賢者。求其精神提挈得起者。惟宜興與烏程二人。但俱不軌於正耳。其初入門。更無少異。惟宜興近和。烏程近刻。其以自遂一也。烏程最久。不露破綻。大意主於逢迎。其後轉相摹倣。不離烏程一泓。雖精粗不同。其揆一也。天下事的確是這箇人壞了。

孫松石三傑有意去韓城。丁丑乃發舉人曹鳳禎一事。文衡之子。而劉澹石安行之壻也。更有韓源爲之房師。一疏而累數人。而韓城無恙也。韓城當日爲禮科都磨勘之際。未免爲澹石之意居多。則韓城當先受其咎。然而韓城但以此去。則韓城不死矣。天意留之以甚其禍也。其後覆試。上自命題。不義而富且貴。萬物皆備於我矣。其文頃刻而就。閣揭云。覆試雖通。仍當革去舉人。蓋留雖通二字。爲異日展辯之地也。上乃親閱其文。塗抹數處。無不確當。改爲覆試支離。眞支離也。卽其首篇有承前人餘蔭等語。蓋自寓爲文衡之子也。於題何涉。非支離而何。不意聖鑒亦精於時文也。

曹文衡爲薊遼總督革職爲民而去豈宜樹坊乃以此與縣官不協遂至掌縣官之面縣官捉文衡杖之二十寘於獄此河南鄉紳驕橫之報未幾而有苗思順褚泰初之事皆河南人也衣冠掃地矣

閣下書刺科知道友舊例也萬歷中有上疏爭之者未能改也王巴縣曾被論有持其通家侍生帖在外向某武弁作何事者王自辨衙門有體即在內科道不與以侍生矣垣中諸公憤憤至形諸抄參未幾文長洲入閣乃槩用通家侍生於是臺省諸公翕然稱之而體局遂爲一變矣後此入閣者欲仍舊則不敢槩用侍生則不甘乃改用通家生夫通家則有之矣安有身爲大臣而在廷言路無一人不通家者此其虧體殊甚皆自長洲開端長洲雖賢吾不敢諛此一事

宋之僑山西人登州僉事梁衡爲萊陽知縣皆當孔賊叛時有守禦之功其後因爭餉不和遂至互訐宋訐梁九十八款梁訐宋一百零二款但宋富而梁貧故梁入獄而宋僅候問有何不得已之事乃乘陳啓新直鼓之日投疏求正直言官勘問親跪啓新垂涕哀求緜是問官不敢爲梁伸雪至擬辟坐贓二萬梁在萊陽僅一年乘城守禦乃有八月其餘日即日受百金不至是也宋本與陽曲王府結親而又爲禮部未遂奪嫡事發遣戍人咸快之而梁罪如故會曹璠清獄乃豁贓遣戍梁至不能具路費同年斂銀濟之而宋在京舊有典鋪賄賂把持黑獄瞞天舉朝畏其反噬甘心出閣尹之下世道人心至此澌滅盡矣

陳啓新跪於正陽門外實緜曹化淳聞之於內自古小人進身未有不自中璫導之者也獨怪正統年間曾有淮安衛軍丁某以訐奏授垣中今二百餘年復有此事亦出淮安是何風氣但丁後以奪膚入郊壇

論戍遼東而啓新被參乃獨逸去斯一大闕事也。

淮安人文寥寥顧多出高科近年若丙辰之邱可孫辛未之夏曰瑚皆是其年不永亦甚似至清河小邑無城僅備黃河岸上一邨落乃有狀元丁士美生焉其地淮黃交會風氣所鍾信有之矣

天壽山眞大地蓋他處之山不過一山此山西自太行東連山海層巒疊嶂綿亘數千里余嘗上陵望諸山之氣鬱鬱葱葱石之骨脈極其龐厚卜年卜世之祚固未艾也諸陵各占一山惟長陵規模甚大德陵甚草草面前有橫嶺蓋定於倉卒不及細擇也

皇陵之變燒燬明樓此見於邸報者也有自彼來者云寶頂被穿一穴不知深淺地方官多諱言之自此連陷藩封皇子繼薨得非根本之地有所搖動而然歟承天陵寢陷在賊中相傳未動正自未可知也

辛巳上再幸太學復命詞臣刪纂六子邵、周、二程、張、朱余晚至分得朱子數卷多駁辨陸象山語余意學者意見不同不妨各存其是不必自樹藩籬專事攻訐如象山者豈異端者流乎乃煩此呶呶示人以不廣也余一切刪之爲朱先生恢度然上之爲此實因欲令道士章醮故以此崇重儒術俾言者不得借口耳

章醮之舉爲中外多事將以弭災求福而要之事天以實不以文殊不在乎此也每遣羽流於南城爲之上與后妃密往行禮自文華殿西夾道中往來一日有部僚接本在會極門忽傳駕返遑遽避入文華門西直房於牕隙中窺見上乘小輦輦前立兩宮娥端麗無比其次后輦又次田、袁二妃輦歷歷見之甚眞

不知上亦窺見其在直房中矣。俄使中璫至。問何人。以姓名對。上復遣諭之至外勿言也。

田妃父宏遇。陝西人。久住在京。曾爲千總官。其妻吳氏。妓也。田妃亦非其女。乃有此一段富貴。在京無所不結納。每科道命下。偏拜之。設筵以款。科道皆樂與往還。宏遇誕日。各聯儕類往祝。一日。高鶩磯名衡爲錦帳列余名以往。田忽投請啓。邀致再三。余力辭之。後告假往南海。迴至濟上。避賊居三月。余方告病在里。竟不往拜。總河張玉笥語余曰。田在此是客。何不往拜。余答以在京從不往還。且田太宰認爲同宗。前參太宰時。太宰欲溷宏遇講和。宏遇逡巡不敢至也。何以拜爲。然田見他客往往問余。至臨去登舟。乃自來拜余。余至舟邊還拜而已。

田妃能書。甚有機智。誕日在四月丁丑。遇旱。上方齋宿武英。已半月矣。至是欲暫還宮。妃遣人力辭曰。正爲誕日。不宜還也。庚辰辛巳之間。大璫曹化淳輩、使人於南京揚州用重價得歌舞女子數人。上甚寵之。卽辛巳册立爲嬪者是也。緣是累月未與妃相見。妃乃手繕疏諫。上批數月不與卿相見。學問視昔大進。歌舞一事。祖宗朝皆有之。非自朕始也云云。此疏竟在宏遇家。每持以示人。臺省諸公。多有曾見之者。

吳阿衡。河南人。初第時。娶宏遇妹爲妾。近爲薊遼總督。有疏言其飲酒多近婦人者。上疏自辨。稱臣之妾卽都督田宏遇胞妹。娶已多年。臣近得陽痿之症云云。此何等語。乃入之章疏。可謂大無禮於吾君矣。又

山中走出一熊。爲兵士所得。乃疏陳練兵之效。未幾全軍陷沒。

上初幸妃宮。謂之鋪宮。田已立爲貴妃。袁乃鋪宮。相去七八年。袁固上卽位時與田同選者也。袁僅生一

女寵愛去田遠甚。卽弘遇聲勢赫奕。喜與朝臣結交。袁之父名佑。謹飭自畏。不敢輕見一人。往往相反也。田妃宮謂之承乾宮。袁宮爲翊坤宮。翊字卽神廟帝系。累朝相沿。不聞諱也。壬午。余在東安門。卽東華門。袁同守門。得與袁晤。因及宮中事。言袁妃近作一紫檀紗廚。費七百金。其管事內璫奏曰。奴婢爲娘娘節省三百金。如萬歲臨問。宜云千金。不可言少。恐照樣再作。便作不來。後上見之果問。妃對言千金。上細視良久曰。果值千金。前中宮以千金作一廚。尙不及此。蓋宮中費用大略如此。只憑內璫口中。或千或百。無處稽考。

袁又言。上住乾淸。雖時過后妃各宮。至莫必歸乾淸。然後宣召后妃。不奉宣召。則各宿其宮。不至也。此本朝制度之善。卽妒忌無所施矣。又言。上寢處木臺高丈餘。以階而升。上作板屋。內設牀榻。又言。內中多藏異物。歲一閱視。出之於庭。有瓜子長五六寸。闊稱之。不知何地所產。計其瓜當大於間屋。此古來史傳所未聞也。

戚畹遇節。宮中皆有賜。其家則進果盒。或五六十副。或百副。視所賜以爲多寡。大要以千金出。則以五六百金入矣。每季皆有賜衣。少者三四十端。此皆所當議省者也。袁在門時。有冬衣之賜。內監所行紅面拜帖。首開翊坤宮字。後列段絹數目。時袁妃差內璫至。與袁語良久。人不得聞。又數日。妃偶病。袁於家設醮事三日三夜。以祈福云。

乙亥七月。召對。止賜瓜果。自壬午以後。乃出內饌。每衙門量人數多寡。或二分。或三分。每一分爲肴菜二

盒秔飯一盂精而足用不似光祿之虛靡也

日講每次有酒饌初次設宴以後每人折銀一兩俱光祿寺辦戊寅東宮講讀該寺照例辦宴及講讀畢東宮諭云先生每喫茶已設之宴一時撤去殊爲非體夫預教元良何等大典國家不經之費不知凡幾乃悋惜及此乎此萬萬不當議省者也

丙子二月十二日經筵屆期諸臣俱候於文華門外而大雪不止至午後上不出傳免午門外設宴已久遂一併撤去余時當展書頗憚其難戲語同官曰經筵進講不過老生常談何如將此宴便賜諸人豈不省事旁有一內璫贊曰此位老先生講的是大雪如此只是賜宴即與經了筵的一樣同官皆笑余因述今早來時遇一宿科省員於長安門彼此班後相問其人曰怪得雪中如此早來原來今日該喫經筵且說經筵如何可喫與經了筵之言正相類也

戊寅春經筵講官王鐸講聰明睿知一章分疏敬信說字反語太多言時事又有白骨如林等語講畢上怒責數言謂其敷衍數語支吾了事全不能發揮精義云云鐸出案前待罪良久上命起來又忘卻謝恩次日乃上疏謝其次講尚書者乃黃綱存錦聲細而哀無一字可辨上不懌而罷同官衞紫庵允文語余曰黃前輩講書恰似哭了一場余曰正爲王前輩講不稱旨可爲痛哭者此也

丁丑編修劉正宗失去銀帶衣物久之乃得於一典鋪捕役偵其所自乃中書吳某名忘其所當及於武英訪之又無姓名蹤跡且久則積年大盜也有妻妾數人延西席教子每日扇馬道上拜客夜卽爲盜有繩

作軟梯。無夜不入人家。曾盜黃綱存家銀數百兩。又盜進士李白池衣箱中多物。會余赴一席。同年金壇王有三談諧狎出。言射覆者畫一中貴踞牀。是爲獨坐無聊。又畫女陰數十。惟一無毛。是爲光陰有幾。時有三方爲中書。余因曰。弟有一言。年兄莫怪。問何言。余曰。近日劉家失盜。其姓吳者不知是中書賊。又不知是賊中書。於是合坐大笑。王亦笑無忤也。

余第後觀政工部。曹葆素（名珍。尋改名珖。）爲大司空。每怪進士入署不齊。揭示司務火房有寥寥十八員等語。尋值祈禱。預戒諸進士分爲兩班。須皆齊到。一日行禮既畢。余方到。則止二人行禮。乃無錫馬君常世奇、安陽尚□□大倫也。稍間。止有二三人續到。遂相率散去。余戲謂二君曰。不意曹老先生約束一番。乃公馬上得之也。

庶常每日進館。無力雇長馬。多是暫雇至館。日斜出館。須遣役至棋盤街雇馬接歸。一日。諸人俱散。余自內出。見馬君常、羅小遜在二門外。余問何爲不去。二人云。方遣役雇馬。立語久之。其役來復云。今日操無馬。余笑謂曰。此處見有一馬一驢。何得言無。羅張目指余曰。這箇人馬惟笑而已。

館中初以李豫石爲長。閩音不甚正。每晨說假。以給假爲卽籍。以王邵爲黃笑。以趙之英（英字讀近仍音而稍清。）爲醜資英。每遇二人不入館。則預倣其說假之狀以爲戲笑。然李端方厚重。不爲詭異。復饒經濟之才。館中雖多人。余所服者惟李及吳默。竇太冲二人而已。

羅小遜好稱王子安滕王閣序。故序余使鄴吟。亦云昔王子安矜落霞秋水之句云云。在館時更屢言之。

一日、冬寒嚮火、復言及此、而所衣羺裘、不覺被焚、余戲曰、弟亦有一聯曰、火光與褐袂齊飛、羊毛共炭灰一色、

沈憲申及倪鐵山皆大鼻、程端伯、衞紫庵、共爲律詩咏之、略云、何物崔嵬起面間、土星高挂大於拳、稱來重有三斤半、打扁猶餘五寸寬、又改杜詩云、鞭條日暖龍蛇動、破扇風微燕雀高、朝罷驢尿攜滿袖、詩成狗屁在揮毫、京師脚驢多於沙塵中遺尿、既乾、經踐仍復成塵、則乘風而起、穢氣逆鼻、所謂驢尿攜滿袖也、初、鄭方水師每入館、甫及未刻卽出、惟豐城唐師久之不出、同館苦之、迨壬申秋、鄭師入閣、一日値程有事欲歸、而唐師至申未未出、程乃吟曰、人生有版須當打、枚卜可曾到老唐、蓋院堂有鐵雲版、必擊之而始散也、此數則、俱可資笑、

癸酉八月朔、閣試商霖賦、題本明白、乃有用祖宗皇上字、高擡者、吳澹人禎套用北山移文曰、騎箕之精、肖象之靈云云、移文似非賦體、前此試視聽言動四箴、乃有用程子四箴次韻者、又遼師凱歌四章、有云閃電颺馳霹靂轟、此成何語、雪夜入蔡城歌行、有用登牙二字者、牙、大旗也、唐節度使門有牙旗、如今督撫之儀、故其內城曰牙城、今裁去城字、如何可登、余嘗曰、此卽彈琵琶、唱山之流、蓋俚語言彈琵琶、唱山坡羊也、張天如自負名士、視同年如蔑有、乃其閣試賦得兵氣銷爲日月光首句云、不把高官奉武人、其餘稱是、不欲盡言之、昔人以翰林院文章光祿寺筵席、教坊司彈唱並言、殆謂此等非耶、

曹秋林蘊清未沒半月前、一醫者見之、語人曰、此公不過一月候、視其口每恒張而不合也、時方無恙、人

不信之。未數日而病。病十日餘而歿。病中同年視之。纔一張目即合。忽作鳳皇賦至三十句。條理井然。極其奧博。俄而寂然。閒兩日而終。

同年曹天錫。偶於寓所之側。見一婦甚美。使人偵之。則夫沒且欲嫁也。以五十金得之。其婦日索衣飾。曹極力奉之。未幾。以天且暑。別遷一寓。婦親擇多不如意。最後一寓稍遠。乃就之。婦先往。曹在舊寓發諸裝橐。會天雨。久之未完。迨完而往。則婦與細軟俱不知所在矣。曹大駭。天已莫。無可如何。明日至其嫁處訪之。杳然無蹤。曹甚悔恨。越數日。其婦忽從外至。曹欲執而尤之。絕無懼色。大言曰。我本有夫婦人。被汝強占多時。速寫兩無相干一字與我。不然。與汝到箇是處。曹默然。久之。有呵殿者過。婦欲出大叫。曹恐失體。即寫與之而去。同年吳一元云然。

費縣姚擇揚。辛未第後娶一妾。其姊頻來。試挑之。欣然順從。月餘。親屬來者。無不與通。先後數人。又皆姝麗。姚自以爲奇遇。然而稟受清羸。未幾。疾作。而來者不已。其房師許石門遣人逐之。不能絕。至言於巡城御史。呼總甲逐之。究其故。乃窺姚之清羸。欲因而斃之也。京師多有此事。即此二人。可爲羈旅娶妾者之戒。

李春瀾。麻城人。鴻臚寺序班。上疏自言其母爲梅長公之煥所強占。最無恥之人也。一旦自楚中買妾朱氏。贈簡討王用予。朱氏絕色。本楚藩宗室妾。既歸用予。僅數月。用予以差出。朱氏留京。一二年間轉嫁多人。嫁皆不及數月。御史魏士章其一也。余門生毛羽儀。緣事在獄。其父德輶來京。朱氏又嫁之。月餘。謬以

爲寡居兒婦而嫁楊翠屏繩武得三百金士章聞之大怒上疏言德輶販賣宗女遂下刑部提問翠屏懼出朱氏於外繇是士章爲人所薄此等穢褻乃煩章奏未幾竟轉年例刑部尋審德輶在京娶得朱氏其朱氏在京先嫁多人並非宗女僅擬杖罪翠屏乃復攜朱氏之遵化任後三年翠屏卒於遵化不知朱氏又往何處范木漸曰朱氏在京數年楚人幾至嫁徧只是一箇風力余曰風力乃是言官朱氏如何風力蓋江漢遺風陳夏姬之流也

錦衣指揮許某忘其名乙亥十月毆死其妻喧動市井巡城御史親至其室問以爲何動此惡念惟言情願償命而已及問其子女家屬則所生二女皆被指揮淫之矣於是指揮坐大辟革襲不知何人後也

田宏遇又養一女曾一至宮中視田妃上見而喜之妃卽令出自此絕不復入壬午妃薨薨有九嬪之選蓋上意在宏遇女宏遇亦願以女入宮保後來富貴也未幾以邊警罷其事至秋而宏遇死矣

國家錢法莫盛於萬歷年間每六文作一分至天啓年間如故余乙丑計偕所親見也辛未乃增至八文因錢雜也然猶未大壞至今日而日甚一日私錢之禁日嚴徒爲販鬻者苦揆其所以皆因有力者爲之如田宏遇自寧波回載錢十三船入京曷啻幾萬萬宏遇用此錢於百姓而欲百姓不用此錢將銷歸何處也在南之錢百文僅值二分宏遇買來京用有四五倍利萬萬之錢賤銀亦以萬計矣律以歐陽駙馬之罪將何辭焉

雜錢既多勢不能禁其賤當因而益賤之而獨重制錢俾二文當一文或三文當一文法在先行於上而

以漸及下京城內外凡收銀者皆令收錢制錢與雜錢兼收其折數亦如之行之月餘其應給銀者槩給制錢未有不樂其使者也雜錢自去制錢獨行無所用禁而錢法疏通矣所謂因而利導之者也

周田二家無日不與作人皆樂爲周用不樂爲田用田每伺工匠所在驅之以歸閉寘工所多者數月其非工匠者驅作雜工筋力疲敝乃放之在內飯食不足又不給值或伺間而逃乃得出也繇是怨聲載道上於戚畹優厚而不欲朝臣與之結交相傳中宮曾指陳芝臺姓名曰此吾府探花也上曰既是汝家翰林莫想作得閣老又項水心煜與嘉定家結親用吳中風俗行禮有綵花製作奇巧不數日傳達宮中上甚不悅既而竟有降調之處卽此二事上於戚畹嚴防如此乃武陵專於內中取事而坦然無疑何也

陳啓新自言隨例謁嘉定伯助以米數石云云有駁之者曰朝臣與戚畹原無相見之理何例可隨上於是重申戒諭亦不罪啓新也余門生周銓初得第嘉定長子名鑑者往拜之欲認爲同宗銓以問余余曰令伯叔及昆仲科第接踵已是茂族何借他人若認爲一族後來只有損更無益也乃止

劉可毅初名可學本濟寧州吏目蓮妖之亂爲熊文燦巡捕文燦好以誅殺立威而信任可毅寃枉頗多可毅遂富旋京改名納監遂至上林掌監凡東人無不認同鄉者獨不認余以曾爲吏目必識之也可毅結交既多漸有營謀乃至條陳吏部事宜後因佛事施銀千兩其疏簿達宮中上以爲疑俾廠衛緝之遂至提問久而得釋豈佛力所佑耶

吳金薄者家巨富天啓中殿工至透借金薄飾殿節欠至二百萬累年不能給完乙亥內璫盜禁中珠寶

鬻於其家。後內璫處死。而吳以不知得免。但沒入其珠寶而已。後竟以他事破家。其房在崇文門內。爲周嘉定所得。煥然一新矣。

祖母綠出滇南。以盆注水。入指頂大者。則盆水皆綠。舒白紙於案而寘其上。則案紙皆綠。故名祖母綠。癸酉春。予廠緝得吏部打點人祖母綠一塊。准銀七百兩。上遣人送至閣中。諸老傳視。大如拳云。時楊翠屏在館中。余問此物何用。楊云。有豆許大含口中。可數日不饑。是辟穀藥也。未知然否。余州楊春茂萬歷己卯解元。先期夢買得劉某家祖母綠。劉之祖名溥。景泰年解元也。尋爲舉首。乃悟所夢矣。

余州有解元七人。劉溥、號敬庵。先生講學著書。終身不仕。其子卽進士劉槩。與御史湯鯨同下詔獄者也。楊春茂中解元時。第二題爲敬大臣則不眩。結中有重臣不可無。權臣不可有等語。至京欲疏論江陵。爲父所沮。二人者。皆奇人也。楊尋卒。不竟其志。

緬鈴者。淫穢之器。相傳有細蟲生草間。用金裹之。楊翠屏以爲非也。彼處出鵜鳥。乃至淫之物。土人爲窟窖於野外。遇此鳥經過。裸婦人於窖外。此鳥必旋飛而下。婦人疾避窖中。鳥因遺精於地。取淬鍊金百層。百淬則成此物也。登州臙肭臍。亦以婦人試之。其法取寘斛底。而實粟於上。裸婦人以坐之。則臍自粟下騰起。其不能騰起者。卽僞物也。夫已死之臍。騰起爲異。至鳥而飛就婦人。復有遺精。此理之難信者。氣類相感。不妨有之也。

黔國在滇世守。宛然王者。土官畏之。其所掛征南將軍印。每遇下行。不至全用。量事大小。或用一角。或用

半印夷人奉之有如詔敕凡有所指麾此印一至土官家則相顧失色惟以應付出門爲幸近年以來威令稍稍不行矣

翠屏又言麗江軍民府產金每雨後山中尋得生金有大於豆者所謂金生麗水者也土官木姓曾欲認黔國爲一族而黔國不許也有店房在張家灣其他處亦多有之見人執禮甚恭其地諸生皆利其所有每赴試必以金爲贈也

滇中之地極高每入京謂之下京計其地在數十仞之上以漸而下也會試例給郵符往返至庚辰下第一槩不許用流離不能復歸乃有縊死在天壇者皆本兵楊嗣昌爲之自昔祖宗成法其爲計豈疎於嗣昌哉節省幾何而失士子之心兼失遠人之心非所謂得策也

遲之萊大成巡按廣西回京具言荒僻之狀衙門公座桌裳皆用泥塑而畫飾之交易皆婦人其丈夫鄉居不常入城也遲在彼苦瘴每日服人參以勝之差滿約服二十餘斤到京不多日而夜寢不復起將斂面色變青人以爲人參之咎果其然歟宜興師每日服附子五錢徐元扈相君每日服大黃五錢皆是異事一名醫告余曰二人此時不覺後來須一總算帳元扈尋卒於任病不一二日了無他異宜興師又不得以附子死也嗚呼醫言亦不驗矣

遲之萊爲諸生時至海上一寺髣髴若生平曾經歷者蓋此寺中僧也後泊舟某處夢至文昌帝君所言官當至太僕寺少卿覺而訪之其側近數里有文昌祠徑路一如夢中云頃自廣西差回將升屢因欲避

太僕逡巡不果。未升而沒。沒後贈太僕少卿。竟不可逃。異哉。

吳澹人亦夢曾爲松風寺僧。方水師作序。曾述及之。後寓所失火。被焚。三日而卒。亦僧家茶毗之義也。宋九壽在杞縣。妻病甚危。其僕夢至馬神仙廟。有石碑上鐫宋名爲太僕寺少卿。其後俸滿。避之如之萊。竟升大理寺少卿。歷太常。至刑部侍郎。則夢亦有時而不驗也。馬神仙廟在萊陽縣。人甚崇重之。

夢有至奇者。陳井研之祖名某。巡按遼東御史也。家本寒素。未生時。里中富室夜夢有人送扁至其家者。署曰光祿第。其人有兩子。皆諸生。以爲科第可待也。未幾兩子俱死。諸孫零落漸貧。竊第於御史。會差遼東。卒於任。以勤勞王事。贈光祿少卿。去富翁作夢時。已五十餘年。後有司送扁其家。前夢始驗。不知此事何急而預兆於五十餘年之前。且所兆者乃死後之贈官也。胡菊潭世安爲余言如此。

掖縣王萬象好言神怪。自言少時遘危症。夢雲長公騎馬持刀提人頭來救甚眞。次日卽愈。又言曾在濟南處館。有一狐甚靈。主人病中思桃。時方十二月。計無從得。狐言不難。去一炊許時。卽向空擲下二桃。連枝及葉露尙未乾。問從何得之。則云來處遠甚。蓋世間自有寒暑相反處也。又二年。狐悽愴向主人言。取桃事發。不得留矣。自此遂寂然也。

神仙事古來多傳之。登州有王赤脚者。不知其名。但以赤脚爲號。或見其方坐地上。忽在樹杪。土人多言其術甚奇。逞逞出人意外。有從之學道者。卽言不可。間指數歲童子曰。他却學得。嘗出其陰以示人。則一如童子也。一日將死。遺言葬城門橋下。如言掘之。得石碑。鐫赤脚王三字。因埋之。數日後。於他縣有人見

焉。其在衡府甚久。適邱宜城談蔡蓬頭事甚悉。其跡著世多知者。此不具載。蔡蓬頭王赤脚。可作的對也。

宜興師之再召。夫人吳氏卒踰十年。忽於夢中阻其出山。宜興未然之。夫人云。既不信吾言。可同我暫至一處。宜興不覺隨去。見一老僧頸繫一索。夫人指示之際。悚然驚寤。自知不祥。乃是夕世兄亦有此夢。較著如此。而不能斷割。以及於難。至濟上。余造謁舟次。語余曰。自知再來必至禍及。而不敢不來。嗚呼。豈其然歟。

王巴縣。宜興師之同年。再召至京。未見朝而罷。或以爲井研欲據首輔。故逐之去。井研卽有此心。無此力也。宜興師緹騎催取候旨。上無日不遣人往偵。相傳約巴縣於某處密語。又傳以書約巴縣先抵京而後繼入。此往偵之言播於京師者也。上因宜興遷延太久。甚怒。故宜興不敢再稽。上遂於前二日殺吳昌時等。則宜興之死。巴縣之逐決矣。巴縣至良鄉縣上疏。票擬獎譽及延佇等語。俱爲上所刪塗。此豈井研意也。

京師凶宅。遑遑而有。如楊大洪及崔呈秀。雖邪正不同。先後並住一宅。而相繼破家。御史張聚秀尋卒於其內。人相戒不敢居。青州馮可賓獨買居之。且開園起樓。以娛封翁。一日馮鄴仙元飈在朝。仆於班次。傳者闃然。皆以爲可賓且爭咎此宅。已而非也。然其封翁竟沒於此宅。繼之者亦以憂去。太僕寺街亦有一宅。素凶。何香山居其中七八年。其家中或見緋衣婦人往來空室。香山不見也。香山去後。宋五河琮以考選就居。未一月而斃。同館吳愼旃移入。余以爲言。吳云。凡宅豈有不經人死者。何妨於事。未五日而吳病。

病十三日而歿。余初住一宅。業師以序貢就選。暫館余寓。倉猝病卒。余旋奉差出京。同年張師度入居之。病卒。最後孫鳳毛亦卒於此宅。皆數人相繼。事豈偶然。然則凶宅果有之也。

戶部員外涂有祜四川人。廚役爲妻扑殺。埋宅中。後居者發得其屍。轉相推究。於是有祜冠帶閑住。妻追敕命也。袁忍西愷參宋之普。亦以鶴啄死屍爲言。至煩御史按驗。在涂與宋。固非所以處下人。要之此等非所以瀆聖聽也。至屠愚仙象美紅葉一事。更屬穢媟。以閨房不堪道之事。而騰章奏。煩處分。何爲也哉。

屠愚仙薦張鳳翥爲邊才。召對文華殿。至日斜。上始出。而鳳翥自辰入。飲酒已成大醉。同召數人見其語狀潦倒。謂不可入。鳳翥力爭欲入。奮袖喧呼。至左闕門。守門中貴復加留阻。鳳翥怒。拳毆之。復操俚語呼曰。皇帝老官召我。何人敢阻。繇是數人力遏之而止。然上已知矣。諸人對畢。上問張某何不至。對曰。適在郊外較射。射畢飲酒。不敢入。上曰。想是酒醉發狂。不懌而罷。屠於次日疏引罪也。

熊文舉在吏部。亦著清名。一旦有過周謀事。周謀、韓城門生也。江西人。浙中知縣。使人江西。求熊封翁遺書文舉。升過爲部屬。以甲科得此。不爲難事。乃又遣人於京。申明前事。因被緝獲。其稟云。所商之題。乃五百年必有王者興也。又云。與敝座師言之。指韓城也。韓城出揭。委之文舉。時文舉典試未旋矣。部鞫。乃封翁應之。與文舉無涉。於是封翁論戍。而文舉一疏之後。恬然復官。余竊爲文舉不取也。

丙子五月。御史詹抑所爾選。上輔臣以去明心疏。蓋以嘉善相君發端。而及近日時政。言甚切直。上怒。召對。辭色俱厲。詹應對無所屈。上執疏問如何是苟且。詹曰。即如捐助一事。也是苟且。侃侃數千言。且云。臣

死不足惜。皇上幸而聽臣言。固可爲今日之用。卽不聽臣言。亦可留爲後日之思。中璫在旁。嘖嘖歎服。上益怒。閣臣申救良久。命錦衣繫之朝房候旨。翌日旨出。着都察院議處而已。院議罰俸。但議語涉誇。遂併處主稿御史張三謨。而院乃以爲民議矣。向令議語稍加詆摘。卽罰俸無不允者。此中機括。頗亦易知。而當事者未悟。激成擯逐之舉。良可恨也。

仇維禎以侍郎出鎭通州。到任後。疏稱通州內璫守禦之能。御史令僉憲金光辰論之。謂其不思自樹巧借內援。於維禎責備極當。而上召對平臺。怒甚。曰。仇維禎方至通州。亦須讓他展布。便爾借題沽名。會天大雨雷震。因而震威光辰如故矣。

辛巳冬月。忽起大風。午門及左右掖門門闕。一時俱折。如截斷者。亦可異也。余未在京。中書于允中言之。癸未。既復內操。一日雷震奉先殿。毀其脊。上天仁愛。能無惕然於其間歟。

陳啓新既用。上亦悔之。只是不肯認錯。其後姜卿墅採上互糾之疏。下部看議。部議有刀筆等語。上不悅。諭輔臣曰。只是處分可矣。管他甚麼刀筆。意猶未脫然也。部議在外撫按提問。本欲困之以法。以快人心。乃使乘間脫逃。路皓月不得辭其責矣。啓新曾清理順天府錢糧。將科場供給。裁削太過。主考猶可支吾。房考至無炊爨。其考官房中。一切借辦。榜出天尙未明。而府役率行戶百餘索取。喧譁滿前。何其無大體也。國家惜費。亦不宜惜及於此。在啓新固所不知。乃啓新被參。提問已經數月。而尙仍其陋。則順天府官亦去啓新不遠矣。

國初止有廩生。後乃加增廣附學。故試錄於某府州縣學下廩。則止書一生字。餘則加增廣附學於生字上。此舊例也。河南周藩宗學創開科第。誤書宗學學生。多一學字。丁丑一榜。乃於增廣附學之上。俱落學字。徑接府州縣。有是理乎。是時孔句容爲副考。填寫紙條。不甚留意。填榜儒士。不諳舊規。遂誤至此。榜後言之句容。且曰。須經重刊。乃便進呈。句容曰。然。因言留都遇丁祭。惟國子監舉行。上江兩縣統於府學。如京師。故敝鄉嘲京城諸生曰。應天府學不祭。濟上江兩縣無學。正此類也。相與一笑而罷。句容事多。不知與禮部言否。閱月進呈。竟仍其故。至壬午。余一切正之。

往年試錄。有試中書舍人。竟書其銜。而不用鄉貫。世廟時錄可按也。近日孫鳳毛、姜金允、皆中書出身。仍書某學某生而已。往時教官無不書銜。故拆卷時。有一教官。則房考爲之失色。今書銜者僅十之一二。其爲教官與否。無從而知矣。辛未浙江王佐。甲戌南直吳鍾巒。俱以中州教官中鄉試。至會試仍入北卷中式。無或問者。此又何也。

自甲戌顏茂猷。五經特准殿試。丁丑有五經四卷。止中揭。重熙時、令各書本經四義。於四經之前。揭爲書經。則場中明知其爲揭矣。此甚不可也。其餘三卷。皆差經旨。不必言揭卷在書一房。其房師將以爲首而總裁不肯也。曰。正爲五經。不可掄魁。此何言也。夫明旨列茂猷於正榜之前。即元且居後矣。乃不可掄魁乎。文章公器。聞以五經增價。不聞以五經受累也。壬午場中。止有二卷。各卷謄畢始入。羅小逖曰。既是兩卷止可中得一卷。余曰。不然。且看文字。如或不佳。一卷亦不可遷就。如佳。雖有十卷。也須中他。小逖曰。然。

既而兩卷皆佳。但五經序列。不便分房。因書各房於小紙。與小遜各拈其一。此時一名二名俱定。三名以二場貼出。中書黃耳鼎房中卷也。黃方俸滿考選。小遜欲以次卷陞補。余甚不愜意。至四名禮記卷又甚佳。不可易。余惟期拈得書經春秋。則以五經卷爲魁。以專經卷爲第六名。庶破丁丑總裁之謬。不意拈得詩二房及禮記房。則不得不以爲第二卷矣。豈數爲之歟。或者不知以爲踵丁丑舊例而實非也。猶幸小遜俯聽余言。開五經兩卷之例。明年兩卷皆捷。復有五經一卷名趙天驥者。在山西以五經中式。至是亦在中列填榜之際。井研及通州曰。五經只好二卷。如何又是一卷。遂以本房易經填注。是不敢於破例而敢於欺也。請問二公。壬午之前。何處有兩卷之例。豈中堂擔當。反不如兩宮坊耶。井研不足道。通州是如何遭際。上以格外用之。而不能破格以事上。小事如此。大事如何去得。

丁丑闈中。羅小遜以夢故。焚香拜落卷。信手抽得一卷。甚佳。乃破中有鏡字者。忘其名。余未嘗有夢。而揆閱落卷。不遺餘力。僅得一卷。亦無他異。但首篇承上節惡字來。從惡說到好。又從好說到惡。不作兩平。其先爲同事蕭歷室譽塗窳滿卷。遂命人洗淨。加以圈點。且批云。會場大矣。何可少此一種。薦之句容是日。句容晨起。似夢非夢。若有人扼其臂者。既而此卷適至。遂收之。即烏程閱度卷也。余詩有云。吾道良堪據。鬼謀非所尊。蓋謂此也。

壬午有諸城丁某者。以三百金得監元。復營關節。故評事李森先以擬題挂議。丁見事蹟頗露。不敢入場而去。余與小遜因而加愼。則有之。迨後榜出。江西有二人。而山東並無一人。時入試者六十有餘。並副榜

亦無之。事出偶然。東人遂謂余有心避嫌。不知闈中安知其爲東人而汰去之。若拆卷之時。衆目共注。已定之卷。誰得以意改移。夫但保自己名位而排擠桑梓。此謝德州陞之所爲也。余雖不肖。萬萬不至如此。

胡麒生行人俸滿。業已出缺。候考。乃復入丙子北闈。中書陳龍正閱戴記。借其擬題一帙。榜出。所中有胡維孚者。物議騰沸。龍正爲醒迷記一通。後維孚爲部科磨勘。四義刻布。於本題無涉。龍正乃自陳有醒迷記。旋得旨進呈發抄。故維孚革褫。麒生降處。卽副考閔中畏亦降貳。善而龍正無恙。此事殊不可曉。胡特泛然擬題耳。出題在龍正閱文在龍正。而乃嫁禍他人。何爲者也。且其醒迷記不過因物議之及。更加詆毀。不受其饋杯耳。有何發奸之功。而超然事外。故浙人亦有不能平者。

此科解元馬之驪。文較癸酉殊勝。乃有一二下第諸生。吹索字句。投揭於陳啓新。遂至疏聞。於是主考黃東厓上疏自明云。吏科無衡文之責。啓新非能文之人。上塗吏科句。意可知也。部議竟以覈字不雅。罰至四科。無論一字不足以累全文。卽專論一字。有何大戾而至是也。啓新不足責。儀制案呈。逢迎啓新者。推其用心。何所不至。自庚午姚現聞希孟以中武生被處。北闈遂爲畏途。蓋輦轂之下。議論易生。風波易起也。癸酉張費縣序及。先期託疾杜門。因以方遂安爲主考。是科獨無議爲希遘也。壬午余以赴京之遲。爲宜興師所不喜。甘心窮入北闈。或詰余曰。業已遲矣。何不再遲半月。明年便入會闈。余曰。是則罪之大者。噫。亦良苦矣。

劉澤芳可毅之子。年雖幼。而文字儘可中式。乃部中不肖司官。以伊巨富。垂涎而不得。則磨勘其卷。以爲

奇貨。謂其首篇套用敦厚以崇禮舊文。幾於全錄。次二篇亦然。不知北場文字。有用本題舊文數行。彼此相同。仍在中列者。況別題文字。焉能禁其套用。且亦何必禁也。一二司官。更加狠戾。稍欲伸說其間。便執巨富爲辭。相與目笑之。反似受其賄賂。代爲出脫者。此等悶氣。大不可耐。

子罕言命。理乎抑數也。子平五星之說。余自幼不甚信。以其年用建寅。而日用建子也。以十一十二月爲去年。而以子時丑時爲今日。卽果有此理。果有此數。而舛錯如此。何能奇中。京師有王太和者。江西人。人共以爲神驗。一日與傅海峯鍾秀訪之。方巾道袍。屏去僕從。託言候選之官。推算良久。一毫不似。余與傅相視而笑。壬午。枚卜。曾以柄用許宋九青。又言。六月二十二日當召對。是日果召對。乃下獄。非柄用也。太和自此逃去。不知所之。

劉幼孫重慶戶部侍郎。生平有好古之癖。日用之物。無一猶人者。凡古異之物。價無貴賤。以必得爲主。沒後欠債二三千金。皆費於所好者也。余嘗飯其家。所用食器。燦然黃色。皆宣廟壙器也。不歲餘。皆散於京師。傅海峯得其一鼎。價一百二十金。其買時蓋三百餘金。其他物皆稱是也。

徐僉憲鑲攜一元章石卷。凡百餘種。五色皆備。其石各有所似。而不似石者頗多。奇狀歷落。目所未覩。

京師有二古像。其一栴檀佛立像。在鷲峯寺。有古記。其質深碧。似金似石。間有似木處。乃西國眞王當釋迦佛在時所造。自龜茲入中國。歷二千餘年。像莫古於此者。其一大士像。在稽山會館。尉遲敬德所造也。栴檀像萬歷年間覆之以金。殊爲可惜矣。

又有貫休羅漢在城南一寺十六軸古絹爲香烟所侵黑色持向日中僅辨髣髴閱數軸往往目眩無能一日盡閱十六軸者亦奇物也

殿試之次日詞林詣兵科一飯觀唐人十八學士圖相傳爲故事癸未余得觀焉吳道子畫也皆立像上署銜名無他景物點綴末有沈括跋及問所從來則正統年間山西一監生條陳兵事兼進此卷疏既下併此卷俱付兵科遂留至今時沈蒼嶼允培爲都科復出調馬銅牌蓋銅符也字皆反凹其正文隆起者藏番人處大篆云皇帝聖旨下爲二行云合當差發不信者死外以紅皮爲套冒之旁有細字曰撒剌哈必番人名號也當時以調番馬當在茶馬之前矣嗟乎國初威命如此覽之徒增慨歎耳

太僕寺石刻畫馬有二一史道碩一趙孟頫皆王鳳洲世貞官太僕時所摹勒也趙畫馬人所共知史五代時人畫馬視趙爲奇筋骨纍纍更加峻嶒借此以久其傳實爲厚幸矣

內閣宣聖像亦吳道子畫余嘗入視其像冕旒端坐亦無景物大都如世俗所畫神像者龕外有帷帷中然燈絹色又古但見其依稀耳下有範銅像兼四配像則宣廟所賜也

內閣設先聖像而閣臣兩列坐焉中施長案相對治文書儼如先聖臨之者制固善矣若文華門東直房不過暫憩之處亦有小像則余所未解也余嘗教習內書堂堂西向約十餘間其南一室奉先聖其北一室亦奉先聖於南則拜於北則揖不知何所取義夫設聖像於教習內豎之堂已非所宜況相去咫尺而設二處不亦瀆乎所當議撤者也

凡入內書堂。其司禮掌印。俱投侍生帖。蓋國家設詞林。衙門雖冷。體貌則崇。自史官已然。彼亦不以爲異也。論者乃稱張江陵投晚生帖於馮保。得非不悅江陵之人。造爲此說。以誣江陵者乎。然近日張淄川以首輔之命。不出傳聞。其求曹化淳實有此事。淄川原非詞林出身。未必無此苟且之事。但取戊辰會試錄觀之。內外簾官。凡給事中御史。無不因魏璫帶卿銜及都御史銜者。獨詞林如故。蓋詞林之體。原自無可營競。雖諂躁者不能改其常也。祖宗以此儲公輔。意深遠矣。

杜穀齋三策册封琉球。海中月夜。如在水晶琉璃中。遇雨尤奇。水自空中直下。與海水相接。渾而爲一。雨中有赤黃綠黑等龍。隨水上下。鱗爪攫拏。毫髮皆見。僅七日至琉球。回時。中路舵折。一日一夜。在回溜中行。不知遠近。舟人自分不全。黎明忽見遠山。諦視之。福州山也。不炊許時。已抵岸矣。

福州海中有彭湖島。相去三千里。晴日髣髴可見。有參將領兵駐其中。自福州順風而往。不半日至也。又有東島者。視彭湖爲近。內惟產鹿。千百爲羣。島人捕得。取其腸胃。連糞食之。以爲至美。其全體則鬻之福州人。今所鬻鹿脯鹿筋。皆東島物也。

應劭風俗通記。稱姓十餘人。皆爲太守。或以爲非實。然不必非實也。南部新書言。唐大中以來。禮部放榜。歲取二三姓氏稀僻者。謂之榜花。余考洪武以來。登第稀姓。四年辛亥則有智審。（元氏人。）爾朱欽（富平人。）永樂十三年則有巴鏞（江西都昌人。）宣德五年則有薩琦（正統十三年則有越堅（景泰五年則有上泰（江夏人。上字與尚。襄陽人。蘭州人。朝邑人。與公安人。殿試改爲陝。崇泰又異省。）茂彪（聊攘人。）天順元年則有上志（公安有陝嗣宗。）成化二年則有

乙暄。海州人。沃頖。定海人。五年則有勒襲。曹縣人。八年則有閻鉦。涇州人。蘭玉。趙州人。十一年則有仰昇。無爲州人。滑浩。太醫院人。十四年則有才寬。遷安人。鈕清。會稽人。茆欽。盧龍人。二十年則有稅新。四川南溪人。二十三年則有仵紳。蒲圻人。戈福。代州人。宏治六年則有蔚春。合肥人。院賓。順天人。院字與苑異。閻潔。涇州人。仰儒。餘杭人。與昇又異省。九年則有汝泰。吳江人。十二年則有牧相。餘杭人。十五年則有訾綬。朝州人。正德元年則有堯弼。內江人。三年則有銀鏡。忻州人。六年則有頓銳。涿州人。九年則有底蘊。考城人。及宦。交河人。十二年則有仵踰。蒲所人。十五年則有俎琚。磁州人。眭紘。武進人。眭晉須。初昊。澤山人。嘉靖二年則有阿其鯀。代州人。五年則有拱廷臣。桂林人。八年則有眭煜。紘異縣。丹陽人。與郟鼎。太倉人。十一年則有承林。德州人。十七年則有汝齊賢。吳江人。順境。武昌人。步允遷。薊州人。卿文瑞。公安人。蒿賓。滕縣人。二十年則有鈕緯。會稽人。戈中和。南充人。與福異省。二十九年則有操守經。浮梁人。三十二年則有鈔介。彰德人。三十五年則有操時賢。浮梁人。降慶二年則有咸懷良。萊陽人。五年則有由一閂。杞縣人。令狐氏、唐宰相族也。當時以門族單少。有相認者卽收之。甚至姓胡人亦冒稱令狐。或嘲以詩曰。自從元老登庸後。天下諸胡盡帶令。蓋歷中有進士令狐泌。近日有新城令令狐永輝。不知其爲宰相之後否。以上四十餘姓。皆從會試錄得之。非傳疑也。又益都有郇姓。本毛詩郇伯勞之之郇。乃音環。不音旬。郯城有糕。音卓姓。亦巨族也。黃縣有淳于。卽髡之後。歷代墓具存。大顯於唐碑表相望。今族屬千餘人。而無業儒者。范黃縣云然。又山東有舉人睢坤。唱名之際。二字俱不識。乃自言音雖冲。又非不識甄盎之比也。其不係士紳者。稀僻之姓。所在而是。又未可盡記也。

玉堂薈記卷下

癸未九月。經筵進講君子有九思一節。余先期撰講章送閣。進規處有聖不自聖一語。井研使中書來曰。此語上所最厭。宜改之。余卽易以別語。因思堯兢舜業。古來帝王憂勤不已。無非不自聖之一念。何至以爲厭也。此語可厭。則講書亦可厭矣。區區小臣。不敢謬執己見。井研恐不得辭其責。

辛未。羅萸江喻義送講章於閣。烏程令改。不肯。遂至疏參。言舊例惟經筵進規多於正講。日講則正講多。進規少。今喻義以日講而用經筵之例。駁改不聽。自媿不能表率後進云云。乃下部議處。部議云。聖聰天縱。而喻義曉曉多言。遂以閑住處之。夫講章豈有二例。況多少之間。惟視文義盡否。又非有一定之限也。烏程不過借題以處羅耳。乃如部議。天縱不須多言。安用講書爲也。一忮一訹。後來講官無所措手矣。

日講與上面凭一几。實講章其上。以牙籤倒讀。非預誦精熟。往往致誤。短視者尤苦之。何香山爲講官時。講尚書至弗慮胡獲。弗爲胡成。冥然不記。遂不能終講。翌日上疏引罪。韓芹城四維壬午冬抄自少司成加中允爲講官。舊本短視。牙籤所指。多非其處。講未及半。偶有遺忘。不能復措一語而罷。又數日復然。乃自陳怔忡健忘。於是准辭日講。但帶官銜佐成均也。

上不喜忌諱。一日講春秋。越過宰嚭來歸仲子之賵一條。上問何爲遺此不講。蓋宰嚭稱名。以見宰之非宰。疑講官爲執政諱也。其實諱賵字耳。至于疾病二章。從來不以進講。上皆令補進。其時王素公錫袞爲

講官。乃以天字立義。言聖與天通。無論死生疾病。無往非天。故曰。吾誰欺。欺天乎。議論儘有關係。且進講須誦本文。末節死於臣之手。及死於道路。是何等語。旃廈之上。無故宣此不祥之言。似亦非所宜也。

春秋講章。與他經頗異。多不用進規。每講僅一條。甚至意義少者。寥寥數言而畢。但以一人專講。不復更替。爲勞。宜與師柄政時。越次而用劉允平若宰。乙丑諸公甚不平。宜與師不顧也。允平講官三年。敍陞至諭德。反在乙丑諸公之前。癸酉冬。漸有柄用消息。或云。因爲講官而用力於內也。一日早朝。有遺匿名單於左掖門內者。多言閨門及鄉黨間事。儘不堪道。一時閔傳。劉不自安。因乞假歸。無幾。卽以病卒。此可爲詞林躁進者之戒。

王素公錫袞。宰南人。方署吏部印。又爲講官。每於事隙撰講章以進。是時上或連數日御講。王不廢部務。每日撰講肆習精熟。至於不遑寢食。而因講納忠。往往而有。一日講禹吾無間然矣一節。進規處略去各項。獨重溝洫。言江南水利。極其詳盡。其於東南財賦之地。裨益良多。但河北水旱。非溝洫所能救。東土諸泉。以漕運故。尾閭洩之民間。不得涓滴之用。而荒盜以來。蒿萊盈野。雖神禹復出。將如之何。夫天下大勢。策積貯則重在江南。策形勝又重在河北。近日傳司農淑訓。將邊腹餉款入不副出之數。刊刻成書。每遇朝臣有蠲逋之請。槩從庋閣。但送餉歎一册。不復議覆。余壬午入都。請蠲七州縣逋額。司農亦以此法應之。吾恐大時人事。兩值其窮。將來釀禍。豈但入不副出而已。天下大計。非可與貧窶作家量入爲出者比。乃不酌量緩急。而欲槩杜請蠲者之口。憂國者不當如是也。

庚辰秋上傳諭欲素食終身以聖母蚤崩不及養故也此殆託言或別有所感而爲之也一時輔臣有揭李印渚紹賢有疏大要爲主上愛口腹謂不宜以淡薄自苦自古帝王之孝不須如此而已上皆優答不允不知此等揭疏何所見而爲之夫上之感動及此必有大不安於中者乃不能引類暢言以成就君德而反言不宜淡泊何其言之陋也余謂宜備極贊美而更推廣言之皇上以聖母故素食終身大孝至仁千古無兩但帝王以天下爲一家民物爲一身則仁孝又不止在素食也素食之意將以惜物力則買辦需索造作進奉以至非時之賞賚鋪墊之羨贏何者不當裁節將以惜物命則緝獲聽斷拷訊駁讞以至財與命相連法與情兩乖何者不當寬貸推此類言之使天下無一浪費無一銜冤其爲素食也大矣揆之聖母之心何等欣慰卽日御水陸之味何損於仁孝之一毫今議裁議減多在外庭而監局之中其益縮任意豁鬆無厭者自若也爰書之重一駁一加至於加無可加比無可比但言奉旨從重而已甚者廠衛緝獲卽爲平反所不及十有九死萬一得生而其家已破封疆之事聞殺督撫不聞殺總兵也間有總兵乃其庸頊無能爲者故總兵益驁督撫益危皆非所以惜物命也持此不變而避腥羶茹蔬果將恐聖母在天之靈有愀然不樂已耳以此進規上未必怒何諸人之疏絕無此意失悟主之機沮爲善之路良可惜也夫

李西野化龍山西人考選部擬御史上自改爲給事中到任之日上疏自言臣才能譾劣僅擬御史已爲過分不知皇上何所取於臣而特改爲科恩則厚矣臣伏自循省求其所以當改者而不可得也此言可

謂切中出於自言。尤人情所不肯。上怒甚。降調。尋以假去。不復起。其與李互易者。爲臺中胡某試卷中有矚目而視語。爲上所塗。因易之。或言吏部進卷之日。胡夢大雨雷震。西北奮起一龍。失驚而寤。及旨下。易已者乃山西李化龍也。亦奇矣。

是次考選。亦有眞定府同知許自表。以原擬御史黎玉田易之。自此遂開內改之端。而當事者漸至用以行私矣。黎爲同知半年。升昌平僉事。踰月。遂升遼東巡撫。許以明經起家。既得御史。管京差。踰年挨次當按宣大。意憚於往。乃疏參烏程。得旨降調。補上林署丞。繇此觀之。未見其當易也。

己卯考選。亦有內改數人。吳昌時以部擬禮科。改部屬。而韓城之怨繇此結矣。是時上自命題復河套議。凡言不可復者。卽入選。或云。武陵密議棄遼東。畫關爲守。故以復套爲比。未知其果然否也。

張虛舟作楫。戊寅有疏論高起潛。上怒。責令回話。方燈下搆草。所坐室中。礫礫有聲。楅扇一時俱開。出視之。寂然無一人。張甚懼。自意當得禍不測。但業已論事。無可如何。默坐久之。再理前草。及疏上。止於降調。乃知鬼神弄人。有志之士。決不爲所愚也。

吏部侍郎張捷。宜興師之私人。卽烏程之蔡奕琛也。蔡無日不至烏程家。張亦無日不至宜興家。宜興去而張爲少宰如故。一旦太宰缺人。屢推未用。垣中呂黃鍾上疏言。何不於侍郎中特用一人。中書喬可聘駁之。謂侍郎止有二人。其一詞林。無升太宰例。非擁戴張捷而何。呂因舉詞林爲太宰者以辨。時賀江夏在吏部。不聞以知人擅長。且自有詞林本等之官。安見其當爲太宰。呂此疏出。而其擁戴益不可揜。故未

幾即轉年例。然而張如故也。會乙亥內察將及。御史劉宗祥素有貪聲。自知不免。乃發捷與己私書。有當事者專欲用內等語。意指烏程也。有旨詰張。張乃以閒住去。劉因免於察典。旋陞江西巡撫。夫以不易去之張。捷而劉能去之。不爲無功。但發人私書。非正人君子事。況即與己之書乎。以此逃察。其人不足敬矣。

省中蔣德瑗。即晉江相君之弟。亦因察典將近。上疏參房之騏。奉旨云。國博考選。原係舊典。何言無例。時之騏爲太學博士。議與考也。蔣欲借此建言。而不知房之與考。先從政府得之也。疏既被駁。蔣竟以察處。蔣與劉均一借題。但有工拙之異耳。要之蔣之心事。仍可對人。劉之心事。乃不可以告妻子也。主察者避其所忌。而甘心於其所易與。亦大憒憒矣。

曾就義江西人。作縣頗著清名。戊寅考選。御試。疏中稱百姓之困。皆繇吏之不廉。使守令盡廉。即稍從加派以濟軍需。未爲不可。上喜其說。遂擢第一。入詞林未幾。即有剿餉練餉之加。實因曾議而決計也。夫爲政須令有餘地。雖堯舜在上。不能使吏皆廉。吏未必廉而加者。眞加。困者乃眞困也。曾豈眞昧乎此。不過一時逢迎。佔借以爲功名地耳。曾進館未久。復上民惟邦本一疏。得非有所不安於中。而欲以此救前言之失乎。或曰。就義前後兩截。可謂逆取而順守矣。又半年許。以疾卒於任。夫國計民生。何等重大。而昧心妄言。以博己之一官。此天地祖宗所不容。曾之死。蓋陰禍也。

漕運舊例。有士宜換棗之說。沿襲既久。幷帶客貨。神廟年間。所帶日多。運軍以此爲生計。視船如家。甚愛惜之。其有淺阻之處。自雇剝船。公私兩濟。蓋未有私貨得達。而反憂官糧之不達者。祖制寓意深且遠矣。

遞以運事遲滯。一切嚴禁。間遇私載。則沒入其貨而加重罪焉。運軍日貧。商販裹足。剝載既已無力。一旦淺阻在前。惟袖手而觀。諉罪於河道。甚且有燒船以圖賴。棄船而潛逃者矣。何者。非所愛也。自古王道本乎人情。利之所在。人爭趨之。乃因以集事。故私不妨公。王者所不靳也。不然。適足以致慢而已。夫公爾忘私。國爾忘家。士大夫猶或難之。而以責之運軍。此萬不可得之數也。善謀國者。宜熟思而愼處之。

內子春。有歲貢生某者。忘其姓名。伏闕上書。上命取覽。以其所言無當而罷之。然其言亦有所見。如云驛遞裁減。而撥轎等夫去而爲賊。則復驛遞爲平賊急着。一時或笑其迂。不知此實至言。天生此食力之民。往來道路。博分文以給朝夕。一旦無所施其力。不去爲賊。將安所得食乎。後有自秦晉中州來者。言所擒之賊。多係驛遞夫役。其肩有痕。易辨也。乃知此生之言不謬。夫言有可採。卽芻蕘不廢。況貢生乎。

自驛遞裁減。册封大差。人夫不過十二名。一輿之外。僅餘四名。不足以供節册之用。乃有封王妃者。冠服或二三擔。新例又多併差。一府而有二三王妃。則冠服多至八九擔矣。其人夫仍是十二名。往往自雇脚。贏馱之蹩躠道塗間。大爲褻體。夫臣子奉差。卽自雇脚力。非過也。冠服乃朝廷之法物。頒降藩王。典禮何等隆重。而下同商販。動輒靡貲。此甚非所以重帝命也。余方在籍。諸君奉差至濟。有見過者。攢眉相告。余戲謂不見夫解銀者乎。夫馬俱足。更加護送。彼亦一錢糧。此亦一錢糧也。所爭者。出入之異耳。諸君以侍從之臣。持節之重。而不及一解官。何也。世事至此。付之浩歎而已。

宗藩之陵替久矣。非官紳諸人敢與抗禮。而其勢既窮。雖欲沿舊制而不可得。且將軍受各官拜。亦舊制

也。國初、將軍甚少。間或有之。其親皇曾孫也。卽受各官之拜。彼此交愜。今傳經累葉。其非皇支者毋論。卽列在皇支。皆王孫、非帝孫也。周藩郡王。多至七十餘府。將軍不下千餘。每遇散給祿糧。塞路盈衢。無非玉帶。而欲撫按司府而下。一一拜之。有是理乎。今上繇信邸承統。故留意宗藩。修復掌故。要之、當國初親近。無煩申飭。其禮自降。若邇來宗姓。卽二祖而在。亦不能因仍其舊。昔人言祖宗親盡猶且當祧。況於宗室。嗚呼。此至言也。

國初、親王不時來朝。故高皇帝定親王與皇太孫相見禮。公見之後。仍有家人禮。至陵廟行禮。太孫居中。稍後。親王兩旁。在前。天順初、召襄王來朝。已不用家人禮。而欲天下宗藩。隆重如二祖時。何可得也。況熙宣而後。防禁日嚴。閉著一城中。無異囚拘。各官之於親王。惟無失大體。足矣。郡王而下。儘可通融講鈞敵之禮。一切舊制。不能復。亦不必復也。唐親王皆出守郡。黜陟行焉。宋親王班在宰相下。我朝雖無此制。然江陵盛時。於親王皆以賓主相見。其受封在江陵爲宗伯時者。又側坐稱門生。卽云勢燄所爍。頗爲非宜。然而朝廷益尊。不聞親王遂以此貶重也。矯枉過正。將生事端。亦豈親親之道歟。宗藩儀節之議。始於唐藩。上疏言各官有乘輿至端禮門內者。用拜帖書大字等款。各藩率不聞有此想。獨中州爲然。此誠各官之咎也。部議屢上屢駁。遂下署部侍郎陳子壯於獄。傳聞上怒甚。欲加廷杖。曹珰跪諫乃止。未幾。唐藩杖殺二郡王。上乃不懌。蓄而未發。尋又疏請統兵勤王。總亦內不自安之意。非眞有他志也。上密敕撫按。押發高牆。其旨云。一日殺二郡王。滅絕人倫。背違祖訓。莫此爲甚。向使不議儀節。二郡王萬不至被殺。亦無

從而禁錮高牆矣。語云。雖曰愛之。其實害之。上而不愛宗藩則已。奈何以愛而貽其害哉。

魯王壽鏞所寵孫氏。濟寧人。其出甚微。晚年以五千金助餉。爲孫氏量求名號。部議。魯王已立世子。世子亦庶出也。今之此舉。獨不爲世子地耶。上從部議。并卻其所獻云。

魯世子以派自號乾山。其宮中所築假山。在乾位也。山中有洞。穴地爲窟室。極其深邃。以貲貯油。晝夜然鐙。凡諸用物。靡不息具。蓋因德王被擄。中州福伊等藩。相繼淪陷。爲此山以備緩急。可避匿也。壬午。兗州破。世子走入穴中。宮奴引兵至穴中得之。拷追金銀略盡。以弓弦縊殺世子。方縊世子呼曰。當先殺我子。不知何意。竟如其言。世子身短多鬚。通體皆黑毛。長可寸餘。異常人也。

濟南破於正月初三日。歲內二十九日。在圍城中猶令歷城令追債。兗州被圍。世子止捐三百金。乃預借祿糧。取之兗州府庫者。有何太太者。魯先王之妾也。聞事急。自捐五千金。世子留其四千五百金。而以五百金付外。失城之禍。豈盡由天數也。青州被圍。衡王號泣。召各官出金銀於庭。恣其所用。青州得以無事。乃事平之後。將寄貯外解各銀。照數扣留。以補所費之額。惟汴城八月之圍。周王費至數百萬。卒以保全。眞強人意矣。

宗藩以科目起家。始自辛酉。大要宗室能文者。江右爲最。楚蜀次之。科目之開。本以收羅天潢之俊。何必限以定額。各省屢請不允。至己卯有多中宗生一名者。輒裁去民生一名。厥後遂止如原額。是不欲其濫進也。乃科目之外。又有換授。每藩多至五七人。選除未盡。繼者接踵。一宗才耳。與其旁及換授。曷若稍廣

科目。且換授易。科目難。久之。將盡趨換授而科目廢矣。使宗室諸人。不務讀書。專事鑽刺。未爲得策也。

換授之法。皆自親王保舉。莫多於江西寧府統字諸宗。以換授在仕途者。不下六七十人。且本府無親王。則各郡王所保舉也。羅小逖曰。大都以五十金求薦。得之甚易。故多至此也。至京復加營謀。優者得中書舍人。次者不失爲州縣正官。吏部田唯嘉專以此爲奇貨。夫宗才換授。原以用其才耳。中書閒曹。何長可見。乃以處最優者。使帝室之胄。金錢橫行。垂涎於臺省。其恩歲宗貢。號爲正途。反遠遜不及。此所謂舛也。

舉人朱由欅。益藩宗室。以會試副榜。求准殿試。此宜允而不允。舉人未登正榜而優議者。在昔則有孔謂。在近又有顏茂猷。況以宗室近屬。求赴廷對。何用靳之。朱露一朝覲縣官。率意上書。一味逢迎。非能言人所不能言也。乃召對授給事中。賜名統鐘。沮嚮用之路。開僥倖之端。往往如此。所未解矣。

朱統飾。亦寧藩宗室。飾字本音飾。其義亦同。而江右人多呼爲布。何也。戊辰選庶吉士。有言宗室不便入館者。改授中書。即告假云。又三年。值宜興師爲首揆。閔太宰洪學秉銓。乃入京辯復。統飾本宜興辛酉所錄士。而太宰爲江右左轄。曾賞其文也。繇是得復庶常。癸酉授職。壬午南闈副考。後序中以宜興師乃兄比卜式。蓋辛巳相隨入京。輸米五百石。選得光祿署丞者也。以比卜式。恐亦非其倫矣。

甲戌進士朱寶符。賜名爲朱統鉦。朱鋿。賜名爲朱奉鋿。皆庶宗。未請名祿者也。二人未曾疏請。恩出特賜。准入玉牒。是上所重在科第也。乃又有時而不重。何歟。

庚辰就教舉人一百餘人。就教歲貢生近二百人。既試。上傳諭吏部。悉與部屬及州縣正官。又書此係特

用後不爲例云云。於是舉貢間選。俱照甲科資格。惟吏部選得兩司務。其餘部曹無不選授。諸人出於不意。自詫特典。一時意氣出於甲科之上。此不待言也。但其本意。原在就教。囊資無多。不足以充選後之費。在京職猶知節嗇。若選得外官。其勢不能無所費。又謂官出意外。雖費儘可取償。未免任意借取。京中債主。亦以金錢恣其所用。未出京而負債多以千計矣。欲其居官廉介。安可得乎。故肆者遂玷官箴。謹者亦將坐困。究至吏治人才。兩受其敝。謂此新奇快意之事。可爲乎否也。余州亦選一新守。隻身而來。有京債七人隨入衙中。未數月。而被論以去。其人能文。又謹飭自愛。而受累如此。則其餘可類推矣。

欲行保舉之法。但限某官而上。方得保舉。如宋之預舉自代可也。不必以一時類齊。今之保舉。至刻成齒錄。儼然若一科目。然格套漸成。營競乃起。故有千百賄賂謀保舉。又謀選除者。皆一二年後。末流所必至。吏部又欲就中低昂以濟其私。於是每考有縣丞主簿等官。與考諸人。即欲不更加營謀而不可得。夫以正官舉。即當以正官用。稱與不稱。自有連坐之法。與吏部何預。若果文義疎謬。不堪臨民。駁回可也。甚則罪及舉主可也。何用曲加調停。降選丞簿。攬權歸己。賄賂公行。皆由吏部之不肖耳。

保舉州縣正官。原限舉人以至生員。未有及童生者。宋今礎之普。時在垣中。獨保一童生。余怪問所以。宋曰。此人雖曰童生。其實年老。不能爲官。聊復塞責。以免連坐之累耳。當時爲之一笑。其人既經保舉。即於里中具冠帶。張蓋乘輿。其兒婦偶有小過。其人怒甚曰。吾今已爲官。當行官法。集親族。杖兒婦於庭。或言以其夫代者。不許。竟杖之。其婦當夜縊死。父母訟之於官。未及訊質而童生亦斃矣。

副榜准貢。始自辛酉。本登極恩例也。至丁卯庚午而濫焉。有列名榜上者不與。而無名者反與焉。惟在有力者爲之。新城王與玫、王與慧、皆原榜無名者也。至甲戌弔察歷科副榜原卷。於是原榜有名而卷偶失落。亦有被駁者矣。明年復令禮部較閱原卷。量留數名。以信前旨。其餘槩發本學肄業。於是未選諸人。什九罷回。己卯楊武陵建議將副榜充貢入監。行積分之法。又以副榜在後。或多費增。議於正榜之前一日先出副榜。於是奉副榜允爲得人之旨。其人既貢至監。但考一二優次。便以科道自居。移寓製衣。儼然候除之官。故言者有曰。同一鄉試也。爲正榜者試畢而歸。寂無一語。爲副榜者。乃人懷躍冶。希冀得官。此眞不可解也。武陵不足道。副榜一事。非有異同商確之煩。而十年之中。忽行忽止。忽重忽輕。無論無以服士子之心。亦非所以持政體矣。

國學援納。原非祖制。以首善之地。廣收銅臭。最爲不宜。第相沿已久。從來無議罷者。乙亥忽傳諭一槩停止。一時以爲盛事。或以問余。余曰。援納固當罷也。但非此時事耳。又問何時當罷。余曰。外患悉平。財用充足。此其時也。或曰。若然。則更無可罷之期矣。余曰。援納雖非美事。然猶勝於搜括捐助。今搜括捐助有加無已。而獨罷援納。可乎。即能亦暫罷耳。明年丙子。科場屆期。攜銀自遠來者。皆廢然而返。又當戶部窘乏之日。急欲得銀而停止方新。不敢言開。於是公私兩困。言不便者十人而九。踰年之後。其例復開。何所見而停此兩年也。乃知爲政者。須度勢審時。務求可繼。不必慕其名而爲之也。

援納之復。部議不論廩增、附一槩以二百七十金爲額。久之。惟附學納銀。而廩增裹足不至。乃復照舊例。

其意以爲增廣多冒稱也。乃幷廩例而加之。及不可行。而冒稱乃如故矣。久沿之例。卽聖人無如之何。瑣屑計算。徒以傷體示陋已耳。善謀國者。殊不在此。崇文稅課。以邊患逋額數多。責令事定補解。遂至陡加稅額。積月而所逋益多。一主政接管。驟減舊額。緜是商貨輻輳。有自天津卸載。越務關而赴崇文納稅者。有自臨淸德州卽先赴崇文納稅者。不三月而前逋俱完。新課充溢。此公惜偶遺其姓名。此等手段。可作戶部尙書。與援納加銀之議。異事而相反也。

援納既停。監生漸少。於是開選貢之例。謄錄分卷。一如場中事宜。第減七義爲五義。省三場爲二場。其額每州縣一人。有不堪充選者。闕焉。本以充成均之選。非有異也。諸與選者。一時高自標許。以爲破格大用。卽在旦夕。遂欲淩科甲而上之。及廷試畢。一槩入監了無他異。其年暮家貧者。又不准就教。勉完監事。黯淡而歸。至家與諸生無別。反損去廩膳之資。強半悔之。乃知張皇一番。殊屬無謂。不如以選貢還選貢之爲得也。

甲戌廷試。進士倪學士元璐爲受卷官。與共事諸人言。文昌入豫。分今科鼎元當在中州。已而傳臚果杞縣劉湛緣理順也。先是景泰甲戌。杞縣孫賢爲第一。宜興徐溥爲第三。至是劉爲第一。宜興吳國華爲第三。相去一百八十年。地方甲子。往往相符。信乎非偶然也。

庚辰殿試。照例進呈十二卷。上取餘卷至再三。皆以十二卷進。遂至三十餘卷。因而召對。問綏邊靖患報讐雪恥之策。諸人各有所對。獨通州魏藻德對曰。以臣所見。不離明問之中。因以恥字立論。累數百言。朗

朗可聽。上爲傾耳久之。時朝臣在列者皆謂且爲狀元。已而果然。中庸曰。知恥近乎勇。魏之立論。亦奏疏體。單拈一字。易於見奇。謂內外文武諸臣。皆知所恥。則才能自生。功業自建。論誠高矣。其所以生才能建功業者。未之及也。一段利口。不惟將狀元騙去。其後來柄用。實原於此。夫能言未必能行。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劉氏者。必勃也。一旦爰立。吾恐海內拭目竢之矣。

壬午六月。宜興師薦用蔣晉江、黃晉江、吳興化。至十一月。復薦王巴縣。六月之薦。從衆望也。其薦蔣晉江者。以其博雅工文。將閣中選述一切委焉。明與上言之也。十一月之薦。以熊姜楊寥諸人漸有異議。將資巴縣之辣手以爲援也。上皆從之。至通州之用。宜興師絕不與聞。上之疑形。自此成矣。猶不悟而自出視師何也。宜興既罷。興化同時閒住。雖各有其事。而先後薦用之人。豈能復安。則兩晉江及巴縣之罷必也。癸未主考。越兩晉江而及通州。則已示其意矣。出闈之日。黃以一疏准辭。蔣宜即去。而因循未決。其後則欲去不可得矣。出處之際。其難也如此。

通州上疏。在壬午十一月。而三月始召對。其疏亦常談。惟借以爲大用地耳。初召入。至閣說知。既出。又至閣言上加獎稱。將就擢用。而未言大用。宜興對諸老言曰。衙門正苦人少。將借此分房。今又別用。奈何。蓋以魏陳言兵事疑上。或用爲樞貳及督撫也。不移時而入閣辦事之諭出。宜興見之駭然。而上之疑已殊未之覺。嗚呼。明者見於未形。況彰著若此乎。

初諭陞禮部右侍郎。魏疏辭甚力。上改爲侍講學士。原不甚錯。以魏自請閣議。乃以少詹兼大學士。曷若

單用東閣大學士乎。學士五品衙門之品級已極。其加官雖至少師。仍學士。仍五品也。若言無五品入閣者。亦豈有四品入閣者乎。牽拘沿襲之陋。閣議未爲當也。獨怪通州不辭入閣辦事。而極力辭侍郎。辭學士。其疏歷引岳正彭時。以修撰入閣辦事。無非明已之入閣辦事。不爲躐等。但不必陞官耳。官重乎。辦事重乎。居其重而辭其輕。以爲不失吾之重者。而其輕者。轉盼仍吾有也。此等心事。殊欠光明。吾於其始進而知之矣。昔蘇子瞻中制科。上欲授知制誥。韓魏公以爲不可。復欲授起居注。魏公言起居與制誥相鄰。亦未可。乃除直史館。子瞻深感之。古之自處處人者如此。萬萬非吾輩所能及。稍倣其意。一再固辭。未必上之遽中止也。今貪鄙怙戀之狀。先見於辭疏之中。異日遇國家大事。欲其以去就爭之。何可得也。吾非有意深求之也。使僥倖得賢輔之效。而余獨被失言之名。所甘心矣。

本兵之難久矣。外與邊鎮爲二。內與輔臣爲二。就已所能爲者。又不能盡得之於上。故無事則慮度日月。有事則萬難支持。張象風鳳翼爲本兵。丙子之變。自請以身當敵。先是以舊本兵梁廷棟爲總督。梁薊南至。張自京出。一籌莫展。畿輔數十城。皆被殘破。兵退。二人尾其後。途中但見大樹白而書曰。各官免送。所在皆是。二人度既出。且罹重罪。惟日服大黃取瀉。張以九月初一日卒。又數日。梁亦卒。及刑部擬案。梁擬斬。張免議。然則梁死爲宜。張之死爲不幸也。

國初但有大帥。後乃以督撫制之。則開釁與承平。其勢異也。向來督撫皆擁重兵。故其驅使將帥。如左右手。然神廟之所至成功。皆此法也。撫三鎮七之議行。徒欲偏重將帥。以爲敵愾之用。而不知其勢漸成尾

大督撫爲贅設矣。既成贅設。而封疆有事。仍責督撫。故督撫類多抵罪。而總兵如故。非不欲責。實畏之也。朝廷畏之而欲督撫制使赴敵。是必督撫有術脅於朝廷之上而後可也。一日章疏中論撫鎮者。有云不足以制其死命。上塗抹之。批云。制其死命。是爲何語。兵法曰。寘之死地而後生。兵者、死事也。自古善馭將者。皆云往往得其死力。死之一字。果爲過否。嗟乎。難言之矣。

上重武臣。外衞指揮而下。戒勿撲責之法。一切不得行。但許參罰而已。不知事有不至參罰。而但須撲責者。一槩停止。則廢法矣。且各官有甘心受責。而以參罰爲過者。相沿已久。今一旦更之。不以爲優其體。而以爲大不便也。有巡方杖指揮者。輒待降處。遂相戒以爲不可。而皇城巡視科道。其杖指揮自若也。不止自杖或又奉旨杖之。同一指揮耳。京衞不卑於外衞。巡視不重於巡方。而其分別若此。良有所未解矣。

武舉非祖制也。洪武歷三十年。諸凡法制。罔有不備。繼以靖難而用武極矣。獨未及武舉者。以爲兵事非可以暇豫習。非可以科目待也。且國初將才。不可勝用。焉用此爲。至成化年間。承平既久。乃倣文試而爲之。歷試騎射。加以策論。以爲讀書不成去而學劍者之地。鄉試積累。約至三科。會試既捷。亦止分授贊畫。不得實職。其有力者。或得建大將旗鼓。其無能爲者。淹滯終身而止。似捍禦所資。殊不在乎此也。若是乎已收而姑寘之。蓋以科目庠序所不能收者。聊復開此。使不逞之徒。有所階以自進。卽不然。亦足以耗其雄心。而不至於爲患。此弭亂之微權。非掄才之盛典也。今無故而脅之。與文試等。無論非祖宗之舊制。亦豈開科之初意哉。

辛未武場定令技勇策論兼優者爲最策論優而技勇稍劣者次之技勇優而策論不能者又次之其技勇劣者不准榜出仍有言者遂至下主考於獄至甲戌二場大風步箭中者甚少監者恐入場人數不及原額上疏請之但有一箭亦准入場是所重又不在技勇也兩科之中立法參差一至於此至於原卷進呈往往取馬上九箭者第爲狀元假使上親至武場見所爲馬箭者未有不哂其兒戲者也甚乃移之文試使人控馬而馳相去尺許插箭於上此必敵人相遇皆木偶泥塑而後可也將焉用之

武場原止騎射辛未加以刀石刀三等自一百二十斤至八十斤石三等自五百斤至二百五十斤開場之日有武舉趨而進曰請問今日選將才乎選家丁乎監者曰今日應揚盛典以應主上拊髀之求何云選家丁也對曰既選將才須存將體須識將略爲將者全在機警勝負所爭在毫芒疑似之間即武經七書猶患其爲陳言但以科目久沿不得不應此常套至於騎射雖武人所有事然亦特武人之餘事聊復試之窺見其一斑耳若在臨陣之時全不恃此況復增此刀石無論力有強弱未必能勝即眞能舉石五百斤舞刀一百二十斤有力則誠有力矣一旦遇敵安所用之以爲戰將且不可況大將耶以將才選而與選家丁者不異此武舉之所不能應也請辭而退於是長揖而去監者媿其言又壯其人使人留之不可掉臂竟去意此亦非常人也

會舉舊例卷分邊腹每十分爲率邊取八分腹取二分以邊方之人練習戰陣故多少懸絕如此京師舊爲腹卷入彀者少辛未改爲邊卷蓋勳衞諸人以腹卷額少願入邊卷故請之耳繇是八分之中京卷居

十之六七。而邊卷反寥寥矣。輦轂之下。事事諳熟。窮邊健兒。安能與爭多少。此於諸人誠便。而於分卷初意。能無相戾否。無論鷹揚之選。強半紈袴。非所以光盛典。且京師貴近而命之曰邊卷。顧名思義。可乎不可乎。乃無一人言者。何也。

初議。臚傳武榜。謂殿廷不使於騎射。若止令對策。則與文試無異。故仍取原卷進呈。然自古臨軒策士。未有不與試而仍用原卷者也。此制終屬遷就。非確議也。辛未狀元王來聘。選得揚州遊擊。以武元而官腹地。殊爲未稱。後升昌平參將。丙子。死於敵。亦可以無媿矣。丁丑武狀元。姓文。江西人。同一科。而文武狀元俱在江西。此不因於地。必驗於天。惜倪鴻寶不在此。當煩其推算耳。

辛未考選。猶未及錢糧也。既考之後。更核錢糧。於是畢司農下獄。熊魚山開元、鄭濟庵友元、俱以謫去矣。自是考期將近。先核錢糧。上以此求下。以此應。不問撫字。專問催科。而循良內召之典。化爲錢穀銷算之局。此亦世道之一變也。自是徵解日急。一日考成日嚴。一日戶部奸吏上下其手。不惟多逋爲累。即少逋亦足以爲累。余每從候考各官問得其詳。凡錢糧以十分爲率。其未完至十分者。革職。未完僅一分者。免議。其餘各有差。此成例也。但錢糧原分欵項。有一項多至千百者。有一項少僅一二錢者。縣官解銀。必須逐項細列。每項解若干。雖零星銖兩。亦爲搭配。間或遺漏一條。則千百之已完。不足贖此一二錢之未完。奸吏且將借以爲題。而以十分未完革職矣。既經革職。須向此吏更求開復。故有欠僅一二錢。而費至數十兩者。此作縣之苦。無處告控者也。今不敢望未完之數。曲從寬假。但求已完之數。概許通融。一戶部尚

書能爲瑣瑣對算乎。此惟精明司官。足以任之。而部屬歷俸已深。乃轉正郎。不數月而遷官以去。一切參罰。總憑吏書具稿。但知未完爲眞。誰肯因彼貸此。嗟乎。吏治而止核錢糧。既已非矣。就中曲折若此。孰爲緜官伸此冤乎。

錢糧之累。莫甚於內庫。尤莫甚於本色。有延至十餘年者。拖欠者十之一二。抑勒者十常八九。即拖欠亦因抑勒而拖欠者也。至於鋪墊之費。或浮於本色。而盤用水脚不與焉。積累通計。曷啻相倍蓰、相千萬也。鋪墊之外。又有需索。需索滿意。不問美惡而收之。徒爲內庫之朽蠹耳。嘗有暫請改折。而不廢鋪墊、照舊解入者。上不允。蓋鋪墊有限。抑勒無限。此該管內璫之意。非上意也。

本色外解。一駁一累。其最甚莫如弓甲。凡弓皆上自開試。上力甚大。能開勁弓。其一挽即滿開者駁回。其半開者乃留。及頒給行間。將士皆不能用。雖有千萬之弓。不可以發一矢。甲則使內璫有力者。以利矢射之。陷者駁回更造。故甲或厚至一分有餘。但求不陷免駁。而斤兩太重。非臨陣所能勝矣。二物急需。是以務精之。而皆至於不可用。則有限之物力爲可惜也。

自壬申冬。每一聞警。則令百官進馬。幷及鞍轡。勳戚有進、有不進者。輔臣六卿侍郎。每人一匹。其餘每衙門共進數匹。或合進一匹。皆於御馬監上納。收馬之處。門外常繫數馬。其進馬者。皆遣役賫銀以往。就彼易馬。旋即交納。如有以他馬入者。雖千金之駿。不用也。翰林合院共進二馬。每次合賞。使當該吏至彼爲之。嘗疑其不無侵費。戊寅冬。張坦公緒彥初入詞林。偶知有善馬處。乃託以市買得馬四匹。皆百二三十

金以上同官謂必且得當。及至彼則四匹盡被駁回矣。於是取原值如故事納之。仍餘銀數多。此事未審上知之否。進馬原以急公。乃適爲內璫射利之端。彼所鬻之馬。官馬乎。私馬乎。官馬原有定額。不可鬻也。私馬安得如許。且又不當鬻也。一人之手。自鬻自收。馬從何來。銀歸何處。假使按以軍法。當寘何典。而莫敢誰何。徒勞竊歎。余之所深惑也。德州爲太宰時。亦有此諭。閣臣之外。惟衍聖公進二馬。少宰田唯嘉進二馬。德州以太宰無所進。繇是五部及侍郎以下俱止。德州非能以此持體。第心吝而外以清自矜耳。事平。上於進馬七人。每一匹酧以一表裏。蓋有所不悅於中而復難於言。以此微示其意旨也。

官方之散要貴賤。其來久矣。非可以驟加低昂者也。以意低昂。終不能揜其實。而爲人所借以行其私。則貴賤散要。不自人主操。而反爲所借者操也。此謂權不自用。而倒授以予人用。何若仍其舊之爲便乎。如科道年例之陞本屬劣轉。而上以爲優。不知所謂優者安在。其例陞最當者。優不優無能較也。至當路者借以排斥異己。遇有反脣。則以優陞杜其口。或至公論不平。亦解之曰。此優陞也。論其實。果優陞否。是上所名爲優陞者。究竟不優。而但爲借用者多一出脫之名目也。大要年例宜照舊規。吏部會同吏科河南道。一以章疏爲殿最。則無辭矣。間有未協。罪在吏科河南道。乃傾陷於狠辣之手。簸弄於主使之人。中外盡知。而美其名曰優陞。吾不知其將誰欺也。

年例之法。壞於德州而未甚。至田唯嘉而手脚盡露矣。每一番推陞。即有一番喧鬧。廟堂之上。時時戟手露齦。大傷政體。而唯嘉悍然不顧也。唯嘉所恃在通內。言官有議己者。即以年例處之。其有言者。即以優

陞禦之不可勝記。獨凌茗柯義渠。以兵都垣陞福建參政。則烏程爲之也。凌與烏程同里。而素不相能。烏程已歸。猶銜之不已。至是有湖紳入京傳語唯嘉以年例與之。唯嘉奉命惟謹。不謀一人而尋登啓事矣。唯嘉積習故智。無足異者。烏程以執政謝事。而陰持朝局。驅逐言官。意欲何爲。其年六月烏程病卒。相距僅兩月耳。一息尚存。萬萬不肯歇手。可以概烏程之生平矣。

年例每次不過科一道二。蓋約略人數多寡而斟酌其間。止合如此。通三年而計之。其人不爲少矣。吳昌時爲選郎。乃推至七八人。又皆庸軟無能爲者。其用意至深。此時鄭元岳爲太宰。從儀郎調爲文選。亟欲以特達之知。大伸其清執孤特之意。以見知於上。而昌時別有肺腸。特創此不畏強禦之貌。以恐嚇臺省。爲異日驅除榜樣。又以勍敵太多。將致他變。故但取人數廣衆以劫之。方自喜其算無遺策。而不虞人之有煩言也。此一事也。皇上自皇上。太宰自太宰。昌時自昌時。各有主意。絕不相謀。而事適相湊。在太宰不失爲君子之疎。而昌時爲狡猾、爲無賴矣。

科道陞京堂。原不爲過。但須有建白在人耳目。乃以授之。即均有建白。而所關輕重不同。當以京堂之大小爲別。如事繁宗社生民之利害。及糾去大奸者。皆以身犯不測之禍。俸滿之日。宜陞四品京堂。其次遇事敢言。不爲阿狥。及屢有指陳。俱切利病者。俸滿之日。量授五六品京堂。再次則雖無建白。頗彰才幹。當以年例陞三四品監司。更次則保持祿位。僅免過端。當以年例陞五品監司。已厚幸矣。今科道之中。丰裁稜稜。或至蹉跎不振。而依阿唯諾之徒。僥倖歷俸五七年。便以京堂爲分內之物。無怪乎寒蟬之結舌矣。

初萬歷二十年間。抗章言事。多在南都。時人爲之語曰。南京科道惡如虎。三年一箇大知府。北京科道綿似羊。六年一箇大京堂。今昔同慨。如之何而後可也。

宋九青玫在垣中。一二年間。未嘗有言。一旦自楚闌旋京。示余以試錄。余卽於坐上閱之。一策中無一字及時事。余問年兄程策文字甚佳。何以不及時事。宋曰。凡衙門無言責者。須借試策發揮時事。以暢己之所欲言。如年兄詞林是也。若敝衙門原有言責。果有可言。當具疏言之。期見施行。何以策爲。余曰。應之而心不謂然。大都敢言之士。有觸卽發。隨地可抒忠愛。何論爲疏爲策。如其不言。則策中尙不敢言。而望其以疏言之乎。越數日。宋上一疏。二千餘言。皆指吏部而不及一事。亦不著一人。但將淸通簡要四字。衍爲四大段。以勉諸臣而已。戊寅以封差旋京。余方以田唯嘉事屢有陳奏。宋見余卽曰。年兄爲何將敝衙門事盡行作了。余應曰。只因年兄不肯作。所以小弟不嫌越俎。宋有媿色而笑。蓋笑余之癡而頗難於言也。科道中自有此等一派。見有敢言者。亦知歎賞。及遇有可言處。乃至不肯措片語。一生趨避。專爲身謀。不知國家設此言官。將以底用也。宋後以萊陽城陷被殺。漆園所云。豹養其內。虎賊其外。豢養其外。病賊其內。人生禍福。豈智巧所能移耶。

官由科道升者。每苦太速。了無餘味。李曉湘覺斯、自省中至侍郎。僅六年。中間曾經謫降。猶速如是。傅太宰永淳爲御史時。每朝與余同坐一寓。至其爲太宰也。相距四年耳。范黃縣爲御史。兩差俱在余散館之後。旋升大理寺少卿。是年卽大拜。不二年。位至極品。往往速化。乃爾。更假年歲。將以何官處之。

翰林考滿升官。須及九年。近日講讀修書。各有敍升。雖不拘九年。大約十年餘而至五品。蓋以衙門無多職級。約略遲速之間。與歷俸考選者正等。故鼎甲庶常。以科相次三年轉盡。又及後資。不至躐等。亦不至淹滯。法最善也。今以考選者充之。非前六年。卽前九年。更歷多年。則其人已老。不爲國家用矣。仍舊例則非人情。改速遷則多踰越。以此知其大不便也。

翰林以前後輩相與。凡稱前輩者。一選館而卽是。不問其授職在何時也。至爲後輩。則以散館授職爲准。其未授以前。雖先用侍生。續升四品者。皆改稱晚生。故有僅隔一科稱晚生者。從來相安無異言。此眞雅道也。甲戌以考選諸公入館。皆係實授。與鼎甲認爲同年是矣。及羅吳皐、吳若谷、以庶常繼至。乃相率詣烏程講說。以已實授在先。欲據維吳之上。烏程怒曰。此衙門舊規。如欲創改。但憑尊意。不必問我。嗟乎。稍稍變法。乃遂有此等。亦咄咄怪事也。

辛未館選未幾。楊翠屏繩武以粵西兵亂。告假省母。舊例。告假者、皆須下科散館。方得留用。甫踰一年。而翠屏至矣。則以向曾夢爲僉都御史。自知不當留館。而有此來也。既授西臺兩差之後。升僉都御史。巡撫遵化三年。升侍郎。尋卒。贈兵部尚書。與夢又少異也。

壬申四月上賜麥餅。庶常以例坐六科之上。無異說也。至端節又有宴。六都垣先日詣二館師家。言庶常將來。優者方授詞林。次者授敝衙門。又次僅授御史。奈何以未經授職之人。坐敝衙門之上。二館師答以自有舊規。都垣復詣光祿言之。光祿知其不可。而難於盡拒。乃以六都垣坐庶常之上。而左右以下仍舊。

至期同館俱不就坐相率言之閣中宜與師曰自來詞林不論品級庶常落下方爲科道豈有在都垣下者使典籍傳語光祿於是都垣之宴一時改設於下六都垣怏怏不悅不就坐而去

公宴列坐各有不同大都以朝班定位就中又自序品惟經筵一宴自知經筵以至序班共爲一行就中六卿長貳以及翰林各以品序惟鴻臚寺卿以四品而居史官之下蓋是宴爲進講而設故先序儒臣所以重經筵也舊規如此相沿不改至壬午余再入京見鴻臚寺卿序於宮坊之下史官之上不知因何更置諸史官漫然就坐無與較者向使余爲史官必不輕於一坐矣

莊任公鼇獻在館中踰年忽得心疾每見人以手向頸作殺勢曰殺我殺我或接談良久又復如此既散館授給事中上疏論廠衞爲害頗有敢言之氣旋奉指實之旨回奏三欵俱非廠衞中事莊之耳目原短也坐此處分降三級調外任矣

莊既被譴益鬱鬱不樂疑班役有蒙蔽之者移牀帷出居外房又具一疏稿有桓靈等語內一欵言福王爲變當防餘皆此類其族叔少司農欽鄰戒班役不許寫本人至寓緣是得止同館移尊候之出此稿相示以未上爲恨因循數月然後出京也

揭陽郭之奇以告假復入有宛在堂詩稿及山居一嘯多李邕大罵之句以饋烏程烏程大不然之至散館卷中有別字五十餘烏程以爲殿卷將授部屬宜求溉百端欲得臺中烏程略無轉意但云原卷見在徒勞言說而已烏程雖刻要之少年乘輿之詩未宜輕以示人況於前輩尤不可也

乙丑館選僅十八人。山東僅一人。而世家爭者甚多。故馬勝千之蠟以無意得之。晚年尤嗜佛。初耽素食。後乃斷酒。以銀八兩作一小釜。自烹蔬菜。不與家人共食也。不妄取。亦不妄交。宦邸十年。蕭然無長物。一日同鄉公會。至夜各相持耳語。起坐紛然。獨余兩人無之。勝千因曰。耳語多是習慣。嘗有客於閒處細語良久。無一語可避人者。乃知耳語非盡私也。以見相與之親暱耳。此語豈其然否。滿眼不堪。代人解嘲。聊以自遣。吾以識勝千之心矣。乙亥病數日。了不服藥。卒之日。自言胸中空空洞洞。以辟世爲樂。蓋幽寂恬淡。自與悟門相近。亦可謂打破生死關頭者也。

鄭太白之元。癸酉江西主考。回京之後。頗爲執政所不喜。尋以差歸。未幾病卒。或云。以場中出題。宜與師云。此以歆後相嘲也。其題乃女爲君子儒。不知當日命題之際。眞有此意否。然則辛未論題。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是爲斥烏程名矣。豈首輔於次輔又在所不避耶。

黃石齋浙闈處分。實以割榜有尚覲陞。尚觀法者。其一所延先生也。尚姓冒稱在春秋房。俱中拆卷至後一人。石齋異之。恐有他弊。欲去其一卷。乃重閱兩卷。後者勝前。於是割去一字改補。以印覆之。榜出閱然。由是有議。其辨疏言異經雖五柱無妨。本因同經而去之。無論兄弟同經。不礙於入彀。尚有同經又同房者。如丙辰侯木庵兄弟是也。縱欲去一卷。便裁其後拆者可矣。何用重閱。何事割補。此非小心之過。卽精明之過。其人既有貧富之分。何怪乎其有言也。既以此處分。乃上多疏。最後一疏引易師上六。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言已箴得此爻。語狀與京房至新豐及陝所上封事正同。上甚不悅。乃革職爲民矣。

石齋與宜興師甚不合。嘗爲余言。初入館時。寓在東城策蹇謁宜興。數次弗得一面。意甚不平。然宜興師猶前輩也。余壬午再入。有爲余後輩而煩余謁五六次者。使石齋遇之。當奈何。甚矣余之不才。獨耐事也。出館而交情如故者。惟楊翠屏。其餘在密疎之間。不甚相遠也。倪百宜在館時。最相暱。卽休沐之隙。過從無虛日。及授西臺。崖異自高。有不可近之色。其室黃氏。孤女也。全家遭寇刼。殺其母。自投於江。但黃雖宦家。而性不慧。又無子。倪既入館。家中爲別聘一喻氏女。倪五年不歸。未娶也。度按滇時。當娶之矣。其在東省。屢有人告狀。認爲其父者。最後一狀批云。本院卽有父。何父之多也。發該縣杖之三十。倘其萬一爲眞。如之何。父子夫婦之間。所遭固多不幸。而處之亦未爲善也。

倪學士元璐爲倪百宜撰敕命。其所封之妻。卽黃氏也。文中有美在其中。聲聞於外二語。皆借用成語。文義絕不相涉。殆近於戲矣。一日早朝。遇沈憲申。言近日敝座師爲舍親作一敕命。有不知何人及東征逐子語。不解所謂。蓋其人本以曾孫補蔭。又其母在任所就養耳。余爲釋之。憲申乃了然。學士誥敕文字。多不襲常套。故所用若此。然亦僻矣。

誥敕自有體。前輩爲者。不過六七十字。大僚亦僅百餘字。近者率爲大篇。非其質矣。且詳切事蹟。以天子而譽匹夫。屑越王言。莫此爲甚。馮青方起震。可賓之父。善畫墨竹。乃至爲敕命中一聯。此何足以辱絲綸。讀之。但訝其不倫也。

四六偶句。爲上所厭惡。尤惡稱譽太過。侍郎劉重慶卒後。求卹。乃王鼇永代撰疏稿。有比屋可封等語。祭

酒陳芝臺求卹有接孔孟之眞傳語不知誰撰至左都高忠憲公攀龍贈誥乃倩許石門士柔代作而注中書之名有身任斯文之重語上皆加塗抹劉陳至停閣卹典許以此降調也

禮部主事盧洪春萬歷中以國本建言廷杖天啓中贈光祿寺少卿蔭子官生以靈南府知府考滿應贈父母余爲撰文後一段云是用贈爲中憲大夫爾子之官爾所遺也天末長吏秩不重於清卿云云

納銀給誥敕此倪學士元璐策也原議文官三品而下武官二品而下上更定文官四品武官三品較原議僅下一等而事多齟齬在內則及僉憲而不及侍郎在外則及撫而不及督兩司則及憲副少參而不及憲長大參官不相遠例何異也至武職惟都閫參遊而上官重而貲裕守把而下餬口不遑何以封贈爲由是納者絕無王言之重本非可援納之物業已被其名乃不取其實何也

楊武陵初欲練兵十二萬爲剿賊之用議餉至一百八十萬此勦餉所繇加也蹤時問其兵安在則歷指陝豫江楚之兵以實之僅僅八萬勦餉未加以前豈無此兵又以宣薊等邊兵不堪戰於是議挑選數多別自爲營此練餉所由加也論者謂此直造得一本册耳已而果然

凡加派兵餉但能加於未亂之處其楚豫秦蜀有加之名其與未加同也地方一日未亂則加派一日未已其勢必至於盡亂則無所容加亦無所事餉矣此等事皆自武陵開端厥後服毒自盡擬辟立案尙未盡厥辜也議未上而忽傳諭祭旋奉免議之旨何歟

軍興以來各項外解皆苦不繼惟祿米倉及光祿寺白糧除本年足用可支五年乃歷年所餘也戶部嘗

請改折一年。以蘇民困。上不允。蓋將留爲那移之用耳。不知天下止此物力。寬一分卽裕一分。其效在上。不在下也。惟精於心計者知之。

京官之不能廢交際。其勢然也。神廟年間。爲外官者。一遣人入京。自閣部以至中行。凡屬相識皆有之。卽至厚不過四十金。京官受之。必答以二帛或四帛。書劄往返。儀物俱備。眞盛世之容也。近時嚴禁交際。其實何曾禁得。但禁其閒冷者耳。津要之地。日益加多。詭祕萬端。乃所謂賄賂。非交際也。禁交際而變爲賄賂。識者有世道之憂矣。

邊功之盛。莫如神廟初年。江陵柄政。一切機宜。皆從書劄得之。今江陵集中可考而知也。外而督撫。內而各部。無一刻不痛癢相關。凡奏疏所不能及者。竿牘往來。罔非至計。蓋奏疏拘而書劄暢。奏疏板而書劄活。奏疏僅可一二而書劄不嫌於再三。奏疏或虞洩漏。而書劄他人無從見。功業之盛。所自來矣。今奏疏之外。但有揭帖。與疏中一字不異。一切書劄。概從禁絕。就中情事。未能盡知。而欲懸斷於數千里之外。無惑乎其不及前人也。

寸楮之製。通行不過十餘年。前此所未有也。卽如近年答饋遺者。初猶有書。不用謝帖。一變而僅有名帖。再變而僅一單帖。乃至並帖而無之。皆取心照而已。往來之節。日趨苟簡。更假年歲。又當如何。

烟酒古不經見。遼左有事。調用廣兵。乃漸有之。自天啓年中始也。二十年來。北土亦多種之。一畝之收。可以敵田十畝。乃至無人不用。己卯。上傳諭禁之。犯者論死。庚辰。有會試舉人未知其已禁也。有僕人帶以

入京。潛出鬻之。遂爲邏者所獲。越日而僕入死西市矣。相傳上以烟爲燕。人言喫烟故惡之也。壬午。余入京。鬻者益衢。初以爲異。已而知爲洪督所請開其禁也。

塞外有鳥。缺後趾。其名曰沙雞。自壬申年入京。有捕得鬻於市者。每來則邊警應之。蓋古突厥雀也。丙子。宣邊有警。舉朝無一人知者。上從宮中傳諭本兵。始知其事。邇來部中偵探無人。斷絕消息。有媿此雀多矣。

火藥之災。始於王恭廠。遵化去京三百里。皆聞其聲。人或以爲地震。久之而知其非也。先一日。東城火神廟有聲隱隱自廟中出。向西南而去。於邐若有所覩。至翌日而王恭廠災。

丙子邊警。總兵劉澤清赴援。至河間。府擁衆不進。上疏參東撫李玉完懋芳。自誇已爲戰將。無奈懋芳怯撫標而不發也。上怒。下部議處革職。其實撫標三千。自用不足。能分以與澤清乎。李之處分不足惜。自此總兵人人有抗章之志。非復督撫所能制。而澤清更跋扈負嵎。莫敢誰何。此治亂一大關也。

懋芳既處以顏繼祖代之。繼祖以功名自負。復恨懋芳交代之遲。誣其攜去香稅七千金。上震怒。遣緹騎逮之。李已去半道。丁艱。距家百里而逮回。其香稅自在庫中未動也。人皆病顏之已甚。再踰年而顏亦敗矣。

李之撫東。未失一城。逮入獄。論戍顏雖失濟南。其時奉命守德。難兼顧也。以此論死。至壬午。王永吉陷至七十餘城。而以兵僅三千爲上所原。復得薊遼總督。此三千之兵從來如是。非至王而始減也。即東撫一

事數年之間不得其平若此

萬元吉江西人爲歸德府推官當孔賊亂時有安邱鄉官馬從龍者攜家駐虞城爲內璫呂直所糾將家貲抄沒充餉事屬理刑官元吉獨力護遂至降調義聲震於人耳且又去官之後數年不復入京士林莫不多其爲人後以大理寺副隨武陵督師入已訐之及武陵自盡上疏頌武陵之功有云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師相之謂矣余從邸報見之頗疑此疏不出元吉之手夫死武陵何如生呂直乃至前後兩截若此人未蓋棺品固未可定也

萊州知府朱萬年鄉舉出身孔賊圍萊自稱欲降但部下未肯盡從須一位老爺宣諭時徐謝二撫俱在萊城商量欲出萬年毅然請往縋城而出賊初無降意反欲脅以賺城翌日以輿從擁至城下萬年大呼曰吾身已許朝廷城上火砲可即向吾身打來賊大怒擁回數武亂刃交下而死事聞贈光祿寺卿巡按御史王道純上疏爭之云如萬年者宜贈以尚書侍郎之官又云今之爲尚書侍郎者非有殊功異能優於萬年者也不過累資而上今日升侍郎矣明日升尚書矣及其考終牘下乞請卹典反若執券責償者然人人以爲應得奈何死事之臣而不得以一例論也又云遼按張銓加贈尚書人以爲宜今萬年之死與銓不殊而生前官品視銓尤高宜何處焉此疏大有感憤之氣而票擬與部議俱不從也

賈村之敗本由催促盧總督象昇感憤出戰自分死之有大帥力挽馬勒盧以鞭擊其臂帥失痛脫手盧遂縱馬直入死焉時死者萬人互相枕藉皆褫衣暴露歷日既多了不可辨盧屍尚戴一白綢巾人以爲

忠孝之報也。

盧既死。千總張國棟塘報至兵部。武陵問以事之始終。欲緣飾逗怯之狀。據以上聞。國棟不肯。武陵大怒。夾至五次。卒無變詞。但曰。死則死耳。忠臣而以爲逗。力戰而以爲怯。何可誣也。吳駿公曰。國棟不知何許人。此卽士大夫有不能者矣。

曾二雲櫻爲福建兵備。不知以何事爲鄭芝龍所深感。乃以己財入京爲之謀陞。一旦緝獲。上命逮之。未至。而芝龍疏稱係爲姪納監之銀。又列其在閩治狀。其事得解。會曾逮至。上夜半傳諭刑部。曾櫻免入獄。由是得釋。未幾升登萊巡撫。

櫻事詞連吏部主事葛含馨。葛上疏自辨。復指同部來方煒來浙人。而鄭所謀之缺。乃浙缺也。故葛疏稱曰。一夥浙江人作浙江事。有不總其成於浙江之吏部乎。末又引來一事爲證。蓋數日之前。本部考定選官。來曾以片紙書大結一語。託葛賓前列也。來由此提問。葛得免。人多弗與葛者。初。吏部前後輩相與無間言。至是而雅道無存。戈矛競起矣。

曾素有清名。其爲登撫也。不甚得士民之心。以其偏聽衙役也。凡爲衙役。未有不貪者。己不貪。而縱衙役之貪。可乎。是清者一人。而貪者不啻百數人也。曾舊守毘陵。當魏璫用事之時。宜興師曰。曾有一詳申撫按。內有十餘款。皆稱體上公。又毛禹門士龍論戍。遁跡。囚禁其子。多方苛求。以此言之。曾之品未定也。

御史楊新期。頗著清素。歷資多年。不得遷陞。所用冠服。皆二十年以前者。每朝。內衣袖大。外衣袖小。塞滿

其中。擁腫外見。上望見深厭之。以爲無才也。故內轉及年例。皆不允。以丁未進士至丁丑。臺資之久無出其上者。鬱鬱不樂。以至疾篤。家人或慰之曰。已升陝西參議。新期悵然曰。焉得有此。越數日卒矣。楊慕垣世芳。亦以久次不遷。疽發於背。屬纊之日。乃報升少詹也。官職何物。乃至與生死相連。二公皆山右人。秉性頗剛直。不耐摧折。非盡從名位起見。以其身爲殉也。

周安縣知縣秦士奇。一日公退在衙。有撫按所遣推官。帶從人叩門而入。則都察院咨行奉旨搜察本官私宅者也。將婦女驅至閒處。據室傾倒篋搜。得銀七百兩。坐贓論戍。究其所以。乃士奇得罪於本縣大璫。入毀言於上。故出其不意而爲此也。無論七百非重貲。但以所有坐贓。亦非法甚矣。是時。上新誅魏忠賢。而復用璫言如此。至丁丑。復有潘益達、白慧元事。傳中旨令巡按御史參奏。御史迫於上命。遂臚列多款。不知縣官果貪。巡方所司何事。乃待上之傳諭。方登白簡。若其未然而唯諾肅同。使縣官銜冤莫訴。則亦大負巡方之職矣。自此畿令不務職業。專以調停大璫爲事。烹阿封卽墨者。恐不當爾爾。

余鄉試房師綏德劉公諱彝鼎。壬戌進士。將門之子。督撫才也。爲大同左衛僉事。止以性剛不受請託。爲監視所惡。一旦從撫公薦疏中批云。劉某貪汚狼籍。着會同監視。據實參來重處。遂具四款以進。逮入獄。刑部問官。于元協任子也。復不能執持。硬坐兩款。論戍。此與秦士奇等事略同。初上立名監視。但令監其事。不令掣其肘。今稍弄機關。撫按刑部便不敢與異同。此非掣肘。必如何而後爲掣肘也。監視之設。止多一扣餉之人。監視之欲滿。則督撫鎭道皆有所恃矣。故邊臣反樂於有監視。功易飾。敗易

撙也。上性多疑。有監視。又有視監視者。多一人有一人之費。窮邊士卒。何不幸一至於此。

張若麒既考得刑部。高起潛即討作餉司。極其稱譽。若麒令盧龍。相與有緣也。監視所司者。兵馬錢糧而已。吏治何與焉。而留心藻鑑若此。其故不問而可知也。後取徑武陵。乃上疏自言不願。夫以戶部易兵部。宜乎其不願也。路人知其心事矣。

楊顯名總理淮鹽。驟入課銀數多。皆透支各商而爲之。鹽法自此大壞。而上以爲能。蓋徒見目前有多金耳。就中事理。稍有識者。未有不私以爲憂者也。巡鹽御史張緒倫獨深服之。既已見之章疏。值余過廣陵。復津津譽之不已。余曰。年兄此言。對小弟言之猶可。愼勿向他人再言之矣。余尋還自武林。則無一人不笑且訝者。冬盡內察。以不謹處分歸而卒也。

顯名治衙宇於揚。內起高樓。落成之日。巡按御史梁雲構自泗州製扁。如樓之廣。大書迎恩樓字。加以采繪。鼓吹導至懸焉。梁素好大書。所至多留題額。若此事似可省也。

雲構有子羽明。甲戌中式。廷試之日。雲構牙牌及羽明絲縱皆奪起怒張。見者異之。良久復故。人以爲羽明且爲狀元。榜出。在三甲尾二三名。選得行人而已。意下體所佩。近尾之象也。

馮留仙元飈。以運判署濟寧道。值戊寅之警。守備空虛。拮据戎務。宿城頭六十餘日。時高起潛有游兵數十人。掠濟寧。擒而斬之。起潛大怒。命人責取不用援兵甘結。馮卽與之。一方卒賴以安。當其與之也。人或疑焉。而馮不顧。蓋此城不守。則身與之俱亡。此城能守。雖起潛將如之何。無非見到識定而已。此等方足

與斷大事

西長安街有僧爲泥塑大佛。在席棚之下。爲日久矣。辛未上出夕月。其佛正當除道之地。將撤毀之。忽傳佛頭自動。觀者以千萬計。皆以爲實動。由是老幼婦女絡繹奔走。經兩日未已。余自往視之。未嘗動也。會期已迫。御史督兵馬司官碎之。了無他異。

人之休咎。有兆於數月之前者。要亦不盡然也。辛未秋。宋泰斗鳴梧騎馬在途。馬驚墮深溝。衣冠汚盡。乃就道旁人家。使人取衣冠易之。尋以武闈分考。降浙江藩幕。丙子元旦。余具朝服出至大街。馬驚不可制。一役持冠帶前行。爲馬衝倒。碎踐之。亦使人取易。然而無一事。何也。

楊慕垣世芳、劉士徽必達、既下獄。兩人共坐一室。每日講論古今。至夜分乃寢。頗有夏侯授經之風。部擬貢舉非其人。二十餘日而後出。楊仍再起至京。劉歸而卽卒。

曹欽程以逆案論死。十餘年來。逆案諸人正法略盡。而欽程獨存。遂爲牢頭。每一縉紳入獄。需索萬端。必大有所獲而後已。乙亥。滋陽令成德入獄。欽程亦如例需索。成大怒。拳擊之數百。一無所得。而身負重傷。月餘乃愈。一時縉紳在獄者。莫不快之。

凡緹騎有所逮繫。須奉駕帖。其駕帖先經由刑科。姓名之下。以墨筆乙之。防增入也。辛未。以艸場火。逮巡青馬思理等。錦衣以科員在內。徑接駕帖而行之。事訖乃送科。已越二日矣。刑科以職掌。上疏爭之。乃復故矣。

艸場之災。上以爲必有奸細。故震怒而逮諸臣。至後乃知其非也。大抵木能生火。加以陰雨連綿。濕氣入艸。鬱蒸既久。火從內燄。此物理之常。無足爲異。乃以詿誤獲罪。諸臣之不幸也。

刑部決罪。乃上所自勾。當日始下。其先無從而知也。庚辰秋決。御史魏景琦將未勾諸人。一奏處決。一誤而死者二十餘人。景琦降調回籍。未幾爲劉超所殺。全家無遺。得非諸人含冤有以致之歟。景琦卽是年進士。召對擢用者。其鹵莽至此。先是楚中秋決。亦有此事。乃一節推爲之。忘其名。余同年也。節推不經事。容或有之。御史何得亦爾。舊制限年三十以上。方許考選科道。蓋其愼也。禮科胡周霦上疏請加恩懿安。既處分而去。兵科宣國柱於朝時。以武職二人干職方張若麒。若麒竟以疏參。蓋徒知兵科能制兵部。而不知若麒之爲兵部。非兵科所能制也。豈惟不能制之。將借此不狥情面之狀。以受知於上。是明明自開破綻。爲他人功名地也。此必無知班役慫慂爲之。向使稍歷仕途。萬萬不至如此。以書生不諳世務之人。忽而超擢黃門。忽而沈淪黑獄。不惟國體可惜。人才亦可惜矣。

劉半舫榮嗣。能詩。好書畫。門下多遊客山人。既爲總河。以駱馬湖運道潰淤。乃創挽黃之議。起宿遷至徐州。別鑿新河。分黃水注其中。以通漕運。計工二百餘里。費金錢五十萬。皆用門下客議也。其鑿河處邳州上下。悉黃河故道。淤土尺餘。其下皆沙。每挑濬成河。經宿沙落。河坎復平。如此者數四。迨引黃水入其中。波流迅急。衝沙隨水而下。往往爲淺。爲淤。不可以舟。明年漕舟將至。駱馬湖之潰決適平。諸舟惟願入泇不願入新河。劉自往督之。以軍法恐嚇諸舟。間有入者。大都苦於淺澀。費力甚艱。於是南科曹大吉景參

疏論、尋被逮也。崇禎戊寅、卒於獄中。余在儀眞。初聞此議。卽私計之曰。自古治水。無過神禹。禹之治水。行其所無事也。曰疏曰決曰淪曰排。從不聞曰挽。挽之一字。豈行所無事之智乎。況黃河非他水之比。挽少則淤。挽多則潰。誰爲此公書此策者。及過邳州。見所爲新河者。已知其功難成。旋向劉語曰。老公祖創開此河。行且爲國家垂永賴矣。劉曰。安得永賴。黃河性本無常。只行得一年足矣。其意以爲行得一年。便可開消錢糧了此局也。夫三空四盡之時。費五十萬金錢。僅行一次。已非計矣。況一次亦不可行乎。劉初爲諸人簸弄。實有倖功之心。及親見河底多沙。乃復悔之。惟一意節省。每夫一名。每日工食六分。扣除二分。又泓夫各府。余在揚州。見里下泓夫一名。官給銀五錢。以充安家路費。其里甲貼費乃至五兩。既至邳州。日食四分。邳州野外四五十里。寂無人烟。皆遠出買米。於沙中埋鍋炊飯。隆冬挑濬。驟遇風雪。因而致死者多矣。原估五十萬金。止費十四萬金。可謂省矣。而僵屍滿野。分毫無益。劉之坐贓入獄。父子俱死。蓋天罰也。

河工之興。爲中河信地。郎中胡璉。分工獨多。坐贓亦多。至引監收律坐死。嘻。亦甚矣。首事不由璉。侵費不由璉。獨何罪而至是也。庚辰秋。以魏景琦之誤。竟殺之。璉、滇人。弟璇、亦進士。爲吏部。寃橫至此。豈盡無因。然不可得而知也。

曹大吉爲南科。踰年僅爲程被論紛紜。乃出疏爲兩請之辭。使輔臣而當去也。則宜從衆議而允其去。使輔臣而當留也。則宜排衆論以安其留。於是糾爲程者轉而攻大吉。遂至無辭以應。其辨疏支吾不足觀

也。未幾。以年例升廬州府知府。曹本二甲第一。授禮部主事。以改授得南科。舊例。禮部無升府者。乃上疏自鳴。有天子門生等語。按唐末宦官用事。稱定策國老天子門生。謂天子爲之門生。非爲天子之門生也。曹之引此。亦不倫矣。

五陵注略者。監生許某之所輯也。自嘉靖至天啓。故曰五陵。其持論頗異。如以葉福清爲媚璫之尤。當謚繆醜之類。又世廟續封誠意及郭英配享等事。或稱誠意爲鄉人擁戴。大都或因舊論而詮次及之。乃爲誠意伯孔昭所深惡。至倪學士元璐爲祭酒。再四嗾使劾之。倪遂巡未果。劉遂上疏劾倪及許。以倪出妻陳氏爲辭。倪甚懼。俾母上疏陳棄婦之由。竟以閒住去也。

陳氏之出。以姑婦不和之故。倪實有所難處於其間也。故登科錄中序列二人而請封。則幷其王氏而虛之。或待陳之沒。以王爲繼室。或待母百年後更圖完聚。皆不可知。謂其牽制無斷則有之。其實無大錯也。如果嫡妾不明。卽當如例改正。而罪不止於閒住矣。部議曲狥誠意之請。果何心也。

倪望甚重。駸駸乎大用矣。時方民本紛紜。有鄒黃者。不知何許人。謬薦朝臣數人而倪與焉。倪自陳不欲爲黃所辱薦。與誠意上疏。相去旬日耳。昔不爲人所辱薦。今乃爲人所辱劾矣。

王稺公昌。時沂州人。丙子春。以大行俸滿入京。宋氏父子在朝。卽以吏部許之。時吏部有東西互替之議。西府更無他人。王得之。不爲倖也。未數日。僉憲卒。給諫夔去。延至戊寅。方預考選。復以書卷之誤。授南戶部。升淮安府知府。值陳啓新奉差里居。欲昌時照領憑見吏科跪禮。昌時移文各府關會。凡見里居科員。

並無此禮。乃上疏。下部得平調贛州府。余謂王卽得爲吏部。不如爲淮安知府。此一事大堪吐氣。何止知府。雖吏部尙書。不得與爭貴賤也。

會場房考與鄉場不同。鄉場或至盡駁。會場惟初次呈卷。駁得一二卷。故往往以不甚佳者先呈。至於先後次第。大約與本房商定。惟甲戌烏程主考。魁卷皆自定。多從後列拔之。至庚辰。韓城主考。自用益甚。有一房全駁者。或駁至再三。不知如何而後得當。漫取充數。塞責而已。文氣委靡。名雋稀少。得非以此之故。然可以窺二公之用心矣。

凡元魁文字。各自有體。元須渾成閒雅。魁須鋒穎逼人。無論鄉會。未有能易此者。丁丑元卷。羅小遜初以相示。余曰。局緊而氣勁。此魁墨也。後乃爲元。人不盡許也。壬午。余已閱定元卷。小遜得次卷。因欲易之。余曰。此卷英才駿發。但首作以從周立說。畢竟是箇偏鋒。不如元作多矣。小遜曰。然。遂不易也。

文至今日。餖飣滿紙。幾於無處着眼。惟博雅好古之儒。足以振之。其光氣一望而可知也。余每閱卷。不須由首徹尾。不拘何處。偶覷一二行。果係佳卷。自然與人不同。然後從頭看起。場中搜察落卷多用此法。卽數百卷可以頃刻而畢。無能遁者。

宣城一派。人人尸祝者三十餘年。至今日而橫加詬厲。幾爲戎首。今以平心論之。按脈摹神。落勢養局之法。在今日爲之。但苦其易薄耳。若行以沉入之意。瑰瑋之辭。何嘗不是名手。假使生宣城於今日。斷不爲當日之文不須以後人而苦誚前人也。

湯宣城居鄉。大有物議。或云。凡親黨婦女宴會。必微服往觀。一有屬意。千計謀之。必得而後已。許子遜亦類此。文人無行。遂爲千古通例。然許之文。吾亦未敢服。首義畏聖人之言。特三畏中一事耳。起中突用非言無由。寺非畏無由入。於書意題脉有何干涉。而談者以爲雙擒直入。余不能昧心附和也。

乙丑以後。多苦僞子。至今又苦僞經。論者曰。僞子可言也。僞經不可言也。不知一涉於僞。無一可者。皆學問無本。苟拾唾餘之過。非作者之過也。大要壞自戊辰。至今日而凌雜極矣。

劉士徵必達壬戌掄元。年已莫矣。起語云。天佑人國。必佑之以敬勝之主心。天字有何來歷。不過門面語耳。主考竟以作程。至庚辰。已經二十年矣。楊瓊芳復用入孟義曰。必佑之以爲國之大臣。益屬無謂。而又以作程。兩人年齒相近。則又奇而又奇者也。

文章須分眞贋。昧者見之。如烏之雌雄。具眼者見之。猶烏鵲也。獨怪以倪鴻寶主考。而有丁卯江右之元。以黃石齋主考。而有庚午浙江之元。皆贋物也。滿楮餖飣。了無餘味。而俾售於法眼。吾所不解。豈場中眞有鬼神二公亦有所不自主耶。

丙子吳駿公爲湖廣主考。首題煥乎其有文章。先是戊辰張采有此義刻行。場中有全錄其文者。吳弗取。歸語余曰。世乃有此愚人。豈有主考同州人文字。主考有未見者。爲何全寫。庚午浙江元表。破中天憲初申日華先甲二語。乃石齋鄉墨。而石齋不以爲嫌。何也。

乙卯四川鄉試。最號多奇。孟義及其聞一善言四句。有易爲柱者。末一段云。言一善也。行一善也。舜一善

也。野人一善也。深山一善也。木石一善也。鹿豕一善也。其沛然若決江河。莫之能禦也。議論得之蒙莊。而不離本色。是以爲奇。部中以爲破碎文體。語復荒唐。罰至三科。今且與正言孔子所云。參前倚衡。亦可謂荒唐否耶。

熊于侯師旦。亦以是科聯第。品尤孤貴。無一時語。人傳其年十九。始學爲文。入學卽中鄉試。甲子。典試山西。二策及序。幾不可句。大率取材於古。而采用太元及逸周書尤多。其中縱言魏瑞。而文字古奧。少有喻者。明年春。以試錄處分正副主考八人。熊獨免焉。旋出爲督學。卒於任。年未及四十。

庚午。福建試文無足取者。獨七名徐明彬較爲簡凝。而部中磨勘者。卽此人也。摘其毛詩文徹彼桑土分桑土爲二一云。有木在山一云。有地盈野。指爲背注。而不知載在大全。未始不與朱傳相通也。罰科已過。而革去舉人。寃哉。

艾南英江右四大家之一。中甲子鄉試。刻歷試草。稱己備歷諸生之苦。何人不然。何足爲異。至其自比古人締造艱難。將述以貽子孫。比擬非倫。其器量可知也。甲戌會試。入項水心煜房中。榜後自刻其卷。痛詆主司。項甚患之。而無可如何。嗟乎。得失偶然耳。八股活計中。誇甚英傑。卽居然一夜郎王。不足道也。況未必乎。

首善書院。鄒忠介公所建以講學者。當時葉臺山作記。董元宰書石。一時稱爲雙絕。然書雖名蹟。猶可及也。葉記中有僞學一段。若逆知其後來之禍者。今用爲歷局。徐元扈又以其半與西洋人作天主堂。至今

十餘年無有議復者余謂學可以不講而書院不可以不復也

樂陵宋侍郎犖以古道自居余初第謁之語甚久大率戒以儉約爲事業功名之本如衣服一節須用一件方作一件未用不必預作此眞先輩之言視後進如子弟余深感之今無復作此等語向新貴者假使有之未有不以爲迂矣

張玉笥國維爲總河侍郎盧懷惠政近年所未有而非戡亂之才辛巳冬李賊破東平窺汶上警報甚急時漕舟凍阻者上自濟陽橋下至石佛寺銜尾十餘里張出兵於漕舟上下各結一營余謂之曰賊之不爲漕患恃有濟城在也何不結營於城北二三十里使賊不敢近城則不必護漕而漕無患矣今分兵以防漕不虞賊之乘虛以窺濟乎卽濟城萬萬無虞而賊從中段掠漕誰能禁之竊恐十餘里間聲援不及聞風奔潰將奈之何張以爲然而逡巡未及改其不敗亦幸耳

寄圃一事票擬者宜加酌量二字方於事體爲便想當日未曾深慮漫然決策無論一下一上車脚所費皆米也漕卒乘機私鬻瀕河百里無不食漕米者大侵之後此於地方甚宜而拖欠益多追賠無路亦大可憂矣又有阻凍在曠野者卽於岸上作窖貯米不知此等寄圃將焉用之

建文帝以僧歸北相傳葬之西山不封不樹非也今葬處去景皇帝陵寢不遠有石碑題曰天下大師之墓天下二字用得絕奇其碑不知何時所立頃駙馬鞏永固疏請追謚稱皇帝上謂輔臣曰建文無墓何憑追復尊號遂止未有舉此以對者何也

墓之有碑古者或以下棺或以繫牲後世加以文字今諸陵惟明樓一碑題曰某帝之陵其祾恩門內皆有碑亭亭中有碑而無字以木柵閑之又似非繫牲者豈所重難著述之意耶至於大瑾墓碑有文皆輔臣所撰其爲假借與否未可知矣

中國之山莫高於峨眉西域之山莫高於雪山峨眉絕頂半夜能見雪山至日出則不見矣其中佛宇以板爲之謂之古木皮殿不復用瓦以其高而多風用瓦則飄去也山半有老僧樹其樹先枯死而中空有僧坐化於內其樹復活積久漸長數年之前有隙罅尺許露僵僧之面今露處且欲合矣

衞紫庵允文讀書龍門山中每雨後山水大至則往觀焉其水未至一二里礪壑之石無大小皆奔騰而前或十餘步或五六步俄而水至蓋水未至而氣先至有以使之也

太白武功諸山往往有積雪在深磵冬夏不消其中生雪蛆大者長二尺通體皆厚肉味極肥美以療疽毒及熱病甚效

秦地松樹彌望山中尤多其小者謂之松羔以木而稱羔與羊羔之羔義同余聞之土人云然不知者以爲中篙之選將書作篙字則誤矣

古人以鹿心上脂膜吹作鹿鳴以其類相召也物自有好音者獵人取熊吹笛管以誘之每尋聲而至專聽如癡則以計取之

保德黃河之鯉肥美甲天下所出之處僅僅三十里志以爲魚食石花而肥故又名曰石花魚也凝州之

鰣與此相類。又食奚物而肥。余以爲地氣然爾。鯽魚大者絕少。此乃有四五斤者。大或過於鯉魚。杭州重湖鯽。視此不及遠矣。

菌之美者。以滇之雞堶爲第一。然道遠而值貴也。孔林楷樹生菌。鮮者亦佳。總不如青州之松黅。生老松下。類傘而色紫。其味乃諸菌所無。惜不著名。以其少耳。

京師花卉瓜果之屬。皆穴地煴火而種植其上。不時澆灌。無弗茂盛結實。故隆冬之際。一切蔬果皆有之。每正旦進牡丹芍藥。自歷朝以來。沿爲舊例。今上惡其不時。槩從禁絕。惟冬月所藏蘋婆葡萄尙如故也。

萬歷初、有進赤黑二種鸚鵡者。曾出示輔臣。命賦詩。余近入西苑百鳥房。惟有一白鸚鵡。首有團毛。每鳴則毛開如白蓮也。又有三四綠者。別無餘鳥。虎城有三虎四豹。後虎皆死。無復更進。上之不重翫好如此。

吳越錢鏐求以金印玉册封吳越國王。當時言者以爲玉册天子所用。中國境內無有封國王者。朝廷以時方多事。曲從其請。蓋有所不得已也。今楚藩新封有與國王。不知何人所擬。竟爾用之。豈未見前史吳越之事耶。彼謂與國州名。無妨於事。楚中縣名。可用者何限。乃必須用此。亦不知大體矣。

有韓經歷者。陝西人。爲濟寧衞候缺經歷。父子寄居寺中。已五六年。戊寅冬。夢至一府署。有多人繕寫造册。問其所以。則城陷死籍也。偶拈一册。僅見有一濟字。其人亟搶之。驚而寤。父子相與謀曰。濟寧不可居矣。遂求差往會城。明年正月二日。城陷。父子俱死。而濟寧固無恙。徒欲避濟寧之濟字。而不疑濟南之濟字爲何。則知定數所使。不可逃也。

建文帝既諱允炆，太子名文奎，年號又爲建文，頒詔至燕，成祖曰：何重複如此，慈聖太后，向諡爲孝定皇后，神廟之陵曰定陵，今上皇子，復封定王，得無亦近重複耶，向使留心，豈無一字可易者，執政之憒憒至此。

今上外家劉氏，原籍河間人，故孝純皇后之父，贈爲瀛國公，以河間爲古瀛州地也，要之原籍自原籍，封邑自封邑，亦何用切切如此，曩孝定皇后之父，贈爲安國公，不聞鄚縣爲安州地也，按宋德佑皇帝降元封爲瀛國公，雖與戚畹無涉，然襲稱亦屬未妙，天下國名儘多，何苦而不避也。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玉堂薈記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十二月初版

撰者　楊士聰

發行人　王雲五　長沙南正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各埠

（本書校對者潘同曾）

G一七四二上

徐